

賞心編上

漢書門			
九	九	四	類
八	四	三	號
二	九	四	函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内
三〇九	九	九	漢
中	二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小説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9943
冊 數	2 ( 1 )
函 號	309 50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叙一見賞心編草文庫



不佞自舞象之歲津々嗜野史稗說當  
焚檀瀹茗開縑散吟時勿論月夕花晨  
即翔雪粉飛乎逐蠹魚走之屢度莫英  
弗徹也已恐其妨公車業念稍寢亦不獲  
落幾世年無能分曲江半席地揣干齋

抱瑟抑揄誰憐繫復臯比于酉陽宛委  
間冥償夙嗜遇會心處輒滴露研珠後  
管城子作正楷抄成題曰賞心編客有  
縱觀者前曰襍裊燕婉矛戟閣藏牀第  
嬉遊虺蜴竊伺玉而頰丹而唇爰啄我  
髓蘭而安蕙而體實剝我膚以故周鼎  
移於夏滌漢火滅於趙水餘桃可以啖  
君斷袖用以結愛常孃入而唐籌點玉  
環出而蜀道難千古為之扼腕若編出  
母乃煽之煽揚之波乎矧大明中天詭  
異幻化奚恣幽賞為余曰不然桑中芍  
藥秉収三百南山之狐典關雎競鳴嘯

如糕之會祝丘之享齊師之如防之遇  
亦何纒之筆之經卯懸鑑爾是編名曰  
賞心實則戒心賞心為火宅戒心為淨  
土舜黜之分絲人自擇老氏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藉令老氏而見可欲將無  
亂心乎哉至如叔向通石言僑童止厲

一見賞心編目錄

卷之一

○幽情類

鶯鶯傳

瑜娘傳

嬌紅傳

卷之二

○幽情類

三奇傳

三妙傳

卷之三

○幽情類

月娥傳

蘭蕙傳

一見賞心編

目錄

惜惜傳

吳女傳

非烟傳

覓蓮記

卷之四

○名姝類

珠簾秀

杜妙隆

金鶯兒

陳全娘

蘇小娟

茂英妓

錚錚妓

宋春奴

解語花

劉景娘

薛瑤英

王商妓

紫雲妓

瓊瓊妓

芊芊妓

盈盈妓

○奇逢類

渭塘女

韓夫人

周氏女

城南女

伍氏女

落霞女

○重逢類

晏元妾

從事妻

子奇妻

崔郊婢

徐信妻

德言妻

卷之五

○夢游類

青衣傳

翠微傳

南柯傳

○僊境類

璆韶傳

麟客傳

陰隱傳

卷之六

○僊女類

雲英傳

玉卮傳

青童傳

箏娘傳

上元傳

玉源傳

芙蓉女

書仙女

西湖女

卷之七

○仙郎類

張老傳

裴謔傳

○星精類

織女傳

三星傳

太白傳

卷之八

○花精類

玄微傳

堯芩女

桂苓女

牡丹女

○神女類

嶽將女

張廟女

后土傳

利王女

龍女傳

湘浦女

清溪女

盤塘女

卷之九

○玩適類

迷樓記

大業記

○寵幸類

昭儀傳

武后傳

貴妃傳

梅妃傳

卷之十

○真緣類

僧孺傳

田夫人

玉郎傳

玉姨傳

芳華傳

雲容傳

苧蘿女

驪山女

卷之十一

○魂交類

張倩娘

李會娘

王子婦

○豪俠類

無雙女

紅綃妓

柳氏傳

紅線女

錢塘妓

○賢節類

嬌娃傳

荷桃女

譚意女

勝瓊妓

盼盼妓

玉京妓

李春娘

喬鈞娘

義倡傳

○淫冶類

河間傳

狄氏傳

陳越娘

華春娘

何意娘

梁意娘

趙商婦

小閣尼

仲胤妾

連倩女

卷之十二

○幻化類

人鶴傳

人虎傳

馮湘傳

杜子春

○靈異類

義虎傳

傳書燕



送刀魚

綠衣使

卷之十三

○妖魔類

中山狼

虬蟬王

晉州獵

歐陽紇

長史女

太湖女

黃衣童

烏將軍

洛京獵

甯茵傳

袁氏傳

六山女

卷之十四

○雜傳類

墨姬傳

歐陽憎

渾遲傳

溫姬傳

辛螿傳

何急傳

目錄畢

新鐫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一

鳩茲 洛源子 編集

書林 萃慶堂 繡梓

幽情類

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名珙字君瑞美風姿工詞賦秉性孤介非  
 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歌舞雜陳生歛容惟謹終不能亂年二  
 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生笑而荅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  
 以不擇色余真好色者柰色不我值耳夫物之尤者曷嘗不留  
 於心以是知生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何生遊蒲蒲之東十  
 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生寓在焉適有崔氏孀嬪將歸長安道

經蒲亦止茲寺崔氏鄭女也生出於鄭緒其親迺異派之從母  
是歲渾瑊薨于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  
掠蒲東特崔氏豐贖蓄多婢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生與  
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  
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感生之德甚因歸饌于中  
堂迎生宴之酒行鄭謝曰媵以孤嫠未亡人提携幼稚至此不  
幸厲師徒大潰實犖犖不保歛身幸君生死而骨肉之弱子幼  
女可勝御結哉遂命其子歡即出拜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  
其女鶯鶯出拜鶯以含羞辭鄭怒曰賴張君活爾命不然爾且  
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出素服淡粧不加新飾然而月眉星  
眼霧鬢雲鬟撒下一天丰韻柳腰荅面玉筓金蓮占來下

姿生驚與之禮禮竟鶯徐坐鄭之傍以鄭抑而見也疑睇展轉  
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至貞元  
庚辰生十七年矣生微以詞導之羞縮不荅終席而罷自是生  
芳心蕩漾如蝶戀蜂迷然願一致其情無由也鶯之婢曰紅娘  
生私為之禮者數乘間遂道及稟言婢聞言驚沮生甚悔之翌  
日婢復至生愧謝婢因謂生曰即之言不敢達亦不敢泄然而  
崔之族姻君所諳也何一不因其德而求娶焉生曰予始自孩提  
性不苟合縱綺紈羅列曾莫注眄不謂當年竟有所蔽昨一接  
席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延旦暮若待命媒  
合好納采問名則數月後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  
曰吾姊素守貞節雖所尊不以非禮犯矧婢妾之語其何能入

鶯張初見



然備喜音律往往沉吟章句撫景怡情若試為情詩以亂之不然終無繇生欣然立綴春詞二首投焉是夕紅娘復至持一牋授生曰姊所命也賦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詞云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生誦之微喻其旨曰好事近矣是夕春仲旬有四者也崔之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生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方寢見生至駭曰即何以至生曰汝姊之牋召我來未幾紅娘入而即出連聲曰至矣至矣生甚喜擬不諧所願矣及鶯至則端服嚴容大數生曰兄之息再造息也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投淫佚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欲明

之於母則背義不祥。將委婢代面。恐機事不密。是用托短章頭。自陳啟。猶惧兄之見。難故佯詞以促其必至耳。豈實然耶。願兄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退。生悵然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西廂。潛踪杜牖。種種幽情。羞自語。安排衾枕。度深更。豈料生拋花去。鶯惜春歸。覩白駒之易逝。感朱顏之難留。情傍游絲。牽嫩綠。意隨流水。戀殘紅。數夕後。生方臨軒而寢。忽見紅娘携枕前曰。好事近矣。吾姊自薦寢席矣。生起。拭目危坐。猶疑夢寐。俄而鶯鶯米至。紅袖鸞綃。翠裙鴛綺。輕移蓮步。咲轉秋波。綠擾擾宮粧雲。祝微噴噴檀口。香生嬌嬈。艷冶力不能運。支體無復向之端嚴。六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仙。子之。不謂從人間至焉。有頃鐘鳴。天將

曉。紅娘促去。鶯嬌啼宛。囀曰。野寺晨鐘。斷送人乃爾耶。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決於茵褥。間越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賦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鶯鶯。自是情好益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魚水和諧。幾一月矣。無何。生將之長安。先一夕。以詩別鶯鶯。覽詩。嘆曰。彩幔方催。赤繩忽斷。青燧空待。月紅葉未隨。風言訖。淚落如雨。翌日。生行遂不與。見生。知其不忍見也。亦不強之。半載餘。生西遊返。復抵蒲。舍於崔。聞鶯終夜操琴。調弄悽惻。生竊聽之。求之。遂不復鼓。生知在。怨已也。及期。復當西去。去之夕。不明以告。但長吁於鶯之側。鶯知其將別矣。恭貌怡聲。徐謂生曰。始亂之。終棄之。愚不敢恨。第君亂之。君終之。即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

于此行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不能及今且往矣因拂琴  
鼓霓裳羽衣序不以聲哀音怨亂不復能相對語也左右皆歛  
歔鶯亦擲琴淚下之歸鄭所生含淚而別明年文場鏖戰不勝  
遂止於京因寄書鶯鶯復書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蕙惠花  
勝口脂致耀首膏之飾唯何殊思誰復為容睹物思人祇增  
悲悼耳自秋徂春忽忽如有所失當誼誼之會或勉為笑語  
處幽寂之中自不覺九淚零即夢寐彷彿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  
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寃已斷憶昔君子有援琴  
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方謂自此終托豈期頃成遐棄也耶沒  
身永恨令嘆何言今辱收葑菲明侍巾櫛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如或達士畧情於小從大以先配為配行謂要盟之可欺則

親來  
三首  
公不守  
年

言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  
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玉環一枚是妾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  
體之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蕙亂絲一束文竹  
一握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未以為好耳心邇身遐覲  
面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春風多厲強飯為佳願言自保無  
以鄙為念生得書出以示相知者一時人多聞且見之所善楊  
巨源好屬詞因為賦詩一絕云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  
蕭娘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書曰

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

庭竹鶯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露環珮嚮輕風絳節隨金母雲  
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  
籠瑤瑩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  
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  
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林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  
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  
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  
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方詞  
盡言素衷贈環明意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  
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鷲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  
染麝枕膩尚殘紅翠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

中  
遊桂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程

生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生亦念絕矣積最與生善因  
徵其詞生曰大凡天之生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乎人使崔氏  
子遇合富貴怙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  
所變化矣昔夏之癸殷之辛周之幽皆據百萬之國其勢甚赫  
而皆以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迄今貽萬世笑余之德不  
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割愛於時坐者胥嘖嘖嘆賞不置後歲  
餘鶯已委身於人生亦別有所聚一日生因其夫言於鶯求以  
外兄見夫語鶯而鶯終不出然惘惘之情時見於顏色潛賦一  
章詞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  
憔悴却羞郎

私令婢以詞投生竟不與見後數日生將行亦賦一章以謝絕  
之詞曰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自是生與鶯絕不通魚雁矣時人多羨生為善補過者余嘗於  
朋會中往往述此意使夫知之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  
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  
為傳以記之

嬌紅傳

純字厚卿汴人也天資英邁十歲即能屬文元和間不第歸

因適母舅王通判既至入謁蚩與給勇隨呼其稚子  
出拜始亦命侍女飛紅呼嬌娘出拜俄飛紅附耳語始以  
嬌娘未理粧辭始怒曰三哥家人也何事如此語今紅促之既而  
嬌出雙鬟縮綠色奪圖畫中人雖朱粉未施而天然瑩媚叙禮  
竟嬌遂入勇館生於堂之東時勇以生久渴極意款留生亦異  
勇相留欲乘間致私於嬌也乃日夕察嬌動靜見嬌言笑舉止  
常有顧影自憐之態生知其含情甚也求所以導情之便而未  
能一日嬌綉意前倚視茶蘼花恍首長嘆生徐步踵其後低聲  
問曰此一嘆將有思乎將有約乎嬌不答良久復轉盼曰兄何  
自來遂巡引去生獨歸無聊乃書點絳唇一詞於寓室之東曰  
庭院深沉遲遲日上茶蘼架芳叢相亞粧點春無價玉體香



肌好手還難畫還驚訝春心動也誰共遊蜂話

會口暮有他甥至。姪設饌于內室。酒將半。生以醉辭。姪曰。子素能飲。獨不為我開懷乎。嬌徐參言於後曰。三哥動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酒畢。姪退。生座前燭燼長而暗。嬌乃促步舉手彈燭。因竊視生曰。非妹則兄醉甚矣。生謝曰。此息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何息乎。生曰。息有重於此者。次早嬌起。獨坐惜春軒內。生偶至側。見嬌凭欄無語。徙倚沉吟。時檻中有牡丹數百本。款開未開。生因為二絕以戲之曰。

亂惹祥烟倚粉牆。絳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嬌姿艷質不勝春。何意無言恨轉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

是夕晚生臨風對月。方嗟虛度良宵。候嬌至中堂。見博山香燼素手重添。生曰。夜闌人寢。安用此為。嬌曰。生香不斷。安問夜深。遂命侍女開簾。視月色。生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異者。情尤有甚焉。可以此請東坡耶。嬌未及答。俄聞戶內叩。嬌寢未。嬌遂遁去。越數日。春寒。嬌在窻下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來見嬌。擲花于地。嬌徐起。拾花曰。兄何故棄擲之。生曰。蒼淚暈盈。知其意何在。嬌曰。東皇自有主。但得一枝供玩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君荷重諾。無悔。嬌咲曰。何諾。生曰。試思之。嬌不答。但撫生背曰。兄衣厚否。風差勁。恐寒威相凌也。生曰。祇念我身寒。獨不念我腸斷耶。嬌咲曰。何事腸斷。妾當為兄謀之。生曰。我自見子之後。目眩神搖。忘殮。

廢寢被子苦心久矣。嬌曰：妾知兄心亦久矣。豈固嬌童以要君第恐終不能如其始耳。異日之事，君能任之乎？果不濟，妾以死謝。生遂剪髮書盟付嬌。嬌亦剪髮書盟付生。曰：夜分時會。生忙問會於何地。嬌曰：君自寢所過西軒度茶蘼架，轉入熙春堂，直抵秀溪亭下。此地人稀花密，可與君會也。至晚不覺暴雨傾注，花陰浸潤，跬步難移。生悵恨不已，因作玉樓春寫懷曰：

曉窓寂寂驚相遇，細把芳心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漏盡殘燈天未曙。

生晨起入姪房，值姪臥。遂出夜間詞示嬌。嬌低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既許君，當再圖之。是夕天霽，月色如畫。嬌衣紅

設生且驚且喜，延坐款茶。須臾蟾捧月團至，因謂生曰：兄識此味否？生曰：味雖美，恨不能一飽嘗耳。鳳曰：兄果欲當奉少許，以助清趣。生即拜曰：若蒙俯愛，願粉身以謝。鳳艷然曰：兄病心乎？何語之顛狂也？生曰：旅館蕭條，幽懷苦逼，昏况如醉如癡。拜奉兄妹之交，不加怜惜，反過責耶？鳳曰：既有幽懷，須求排遣。生曰：知心在眼，求之久矣。柰不肯垂情，何？鳳稍意會，不辭而去。生因趨出，吟二絕以寄慨。

自憐幽徑獨歸時，一見嬌娥心事痴。情殫不堪回首處，倚欄空賦斷腸詩。○乳燕飛：鶯亂啼。滿空心事被人迷。琴堂軫令知音少，無限芳情帶草凄。

玳教日春英來園中，生招謂曰：承許杳無音耗，豈為信人。央曰：

公子將別望敢相強乎。生笑曰：知心有幾，反顧間秋璿小鬟亦至。生曰：不約而同，良會也。安可虛負試鬪草一樂，何如？鸞度英來，久必與生有私，就往伺之。見三女一男，混處爭笑，遂忿色叱英曰：男女不相授受，而戲狎如此，體面何在？衆皆遁去。惟英伏地謝罪，後兩日英忿鸞之辱已也。乃盜鸞如夢令詞及紅鳳頭鞋一隻，與生曰：此娘子手製也，特為公子紅葉耳。生覽之大喜。過望候晚，密趨卧雲軒，見鸞獨立凝神，口誦不如意事常八九之句。生即背接曰：何意不如僕解卿一二？鸞驚問曰：汝來此何幹？生曰：來赴約耳。鸞曰：有何約可赴？生出鞋曰：卿既與此物，今復悔耶？鸞愕然曰：此必春英所竊，兄何見欺？生曰：然則與君分半之詞，亦春英所作乎？鸞不覺面色微紅，低頭不答。生復附耳

曰：白玉久沉，青春難再，事已至此，守向何為？即挽鸞就寢。但見羅裙半卸，繡履齊挑，眼朦朧而纖手牢鈎，腰閃爍而靈犀緊奏。在鸞又踈舊，覺芳興之愈濃。在生幸接新識，春懷之正蕩。是以玉容無主任教，踏碎花香，弱體難禁拚取，畚殘豔浪。真天地間一大快也。生喜鸞多趣，乃為枕上一詞以慶之，名惜春飛。

蝶怨蜂愁迷不醒，分得枕邊春興。何用鞋憑証風流，一刻皆前定。奇語多情須細聽，早辨通宵歡慶。還把新絃整，莫使粧臺負明鏡。

彼此典猶未闌，遙見火光望之，乃夫人也。鸞即挾生喻窓而去。鞋與詞俱不及取。主且惧且行，不意小鬟在路承命邀生，不能隱。能却，至則巫雲方守燈以待，因相與促膝，細詰鸞交生不能隱。

已而袖中鞋詞為雲搜去。生索之不獲，遂止宿焉。然身雖伴雲，而一念倦，實屬於鳳。于是詐言早起趨外，意乘鳳尚寢，可以情強之。誰知鳳以宿粧起矣。雲鬟半髻，夢能遲，何啻睡未足之海棠。雲初回之楊柳，斜倚雕欄，看飛燕見生，問曰：「舉家尚在夢中，兄何起之蚤耶？」生曰：「孤闈清冷，難以安枕矣。鳳亦悽然無語。」少頃，几上小瓶插紅梅一枝，鳳竟往添水。若不顧生者，生從後撫其背曰：「卿能惜花憔悴，獨不念人斷腸乎？」鳳曰：「人自斷腸，於我何與？」生又問曰：「向有謝朓付秋蟾，曾賜覽否？」鳳曰：「雖有華章，但寓意深長，語多不詳，今亦置矣。」生曰：「卿既不屑觀，即當擲還。」鳳曰：「恐還則又送人也。」生曰：「萍梗飄泊，見棄於人久矣，尚有誰送？」鳳曰：「新姨每致愛，何謂無人？」生曰：「十巫雲不足以易一鳳也。」鳳笑曰：「得隴望蜀，何不知足？」生嘆曰：「卿猶不諒，無怪其視我愆然爾。」蓋欲取虞，不得不先取虢。至靈臺一點，惟卿是齒，刺骨穿心，不能少釋。予豈分情博愛者比哉？鳳見生言詞懇切，頗亦感動，睨視生移時，而秋蟾報夫人呼鳳，生即與偕出。謾賦五言律云：

話別幽窓下，情深思亦深。佳期馮夢枕，鄉夢戀重衾。自信人如玉，何妨釵與金。莫訪空鳳侶，還擬再論心。

次早，鸞至生室，笑索鞋詞。生遮以別言，鸞疑其詐，不得已遂以實告。鸞微有不平意，生慰之曰：「晚當携來。」至晚，思鳳事未諧，鬱鬱不樂，遂伏枕而卧。因失鸞約，鸞疑生為雲所邀也，怨其奪愛，欲謀相傾，然所恨在彼，而所惜在生，又未敢悻然自決，寢不能

安作一業花以寫其意

曉來密約小亭中。戚。兩情濃。良宵挨盡。心如痛。徒使我望  
眼成空。紅葉無憑。綠窓虛扇。何處覓飛鴻。○欲眠猶自倚薰  
籠。幽恨即眉峰。孤燈難守。難成夢。淒涼了。一枕殘紅。不是綠  
澹。非干薄倖。都為妬花風。

翌日鸞以此詞命英送生。覽之自悔。即同英入謝罪。鸞挽生  
手。同至寢所。曰。薄倖郎。毋得推阻。于是恣行歡譁。千態萬狀。夜  
復留生。頗倦。婉辭而出。鸞疑有他就。終不快雲。而不知意在  
得鳳也。次早見鳳立麗春館下。看金魚戲。乃笑問。瞻曰。一雌前  
行。衆雄隨後。何相逼之甚耶。生踵後曰。天下事非相逼焉。能有  
成。鳳回眸施禮。而生已當胸緊抱曰。今日乃入手耶。鳳怒曰。兄

其心於地下。魂何在乎。在名山。然山盟之情未了。魂得  
無望之。而墮泪。魂何在乎。在滄海。然海誓之約未伸。魂  
得無覩之。而流涕。魂何在乎。在東南。然金蓮徑寸。安能  
遨遊於東南。魂何在乎。在蒼前。然言別而容容遂滅。魂  
何意于觀。蒼。魂何在乎。在月下。然月圓而人未圓。魂何  
心于玩月。魂何在乎。嗚呼哀哉。滂沱淚下。無處旁求。魂何  
心于妻。魂何在乎。莫知所逐。豈忍灰心。魂何在乎。乘風超化。及而以思。魂何  
悲且訝。魂何在乎。昔楚江。魂何在乎。夢魂親。魂何在乎。靜坐澄神。魂何在乎。精爽相射。魂何  
魂之所居。魂何在乎。在吾神明之舍。嗚呼哀哉。魂何在乎。與汝徘徊。  
予之思。魂何在乎。腸斷九迴。生不得見。魂何在乎。誓與同塚。有如不信。魂何  
日鳴雷。與言及此。千古餘哀。天寶為之。魂何在乎。謂之何哉。死生定

數方。魂莫傷懷。死為節孝。名徹鈞臺。魂將佑我。芳酌此金

鼎

生自歸後。尚未與瓊握手。一叙慇懃。至是瓊慰之曰。即為妹傷情。我亦為妹切念。悲哀情篤。歡愛意踈。固其宜然。但婚期伊邇。願即自玉。生具以徽音之事告瓊。瓊曰。萬里遠來。若不併娶。彼將何之。吾因非姑婦也。生大喜。復托錦以事白之。二母。二母曰。惟瓊意耳。翌日。二即遣舊媒來謀親事。生肅書請一即面。詠二即至。駭且笑曰。中途相遇者。即白即耶。生笑曰。不才路次。輕誑。公子獲罪殊深。因坐譴。款曲面訂婚期。二即隨遣人歸報徽音。生曰。吾亦附一書去看。還醒日否。

洗耳尚未乾。忽聞佳音至。舟中探花郎。天上乘鸞使。何事重

慘悽。應須多嬌媚。藍橋會有期。秋波煩轉視。

徽音見詩。畧無動容。蓋其平日德性堅定故也。生消五月望日。畢姻。是日也。榴火飛紅。燦爛百卷。迎曉日。蓮金獻瑞。芬芳十里。逐和風。滿道上百二祥光。一簾中十分春色。車行馬驟。廣寒宮裡降嫦娥。樂奏聲聞。闔闔殿前來仙侶。更有丫鬟數輩。童僕幾人。蹒跚濟濟。何殊珠履三千。灼灼天天。直賽巫山十二。其物華之盛。儀衛之多。不能盡述也。徽音自適。生後待錦瓊以恭奉。二母以敬趙與生聯一家之好。錦與生盡始終之情。後生擢危科。為名宦。卒與瓊奇徽合葬於南州之南。佳樹鬱葱。異鳥翔集。世皆謂和氣致祥云。

一見賞心編卷之二終

得大狂人見則彼此損名多矣。生曰：為卿死且不惜，何名之有？  
且拒且走，生隨鳳至寢室，跪而前曰：卿誠鐵石人耶？一拜嬌  
姿即勞，夢寐屢吐肝膈，不獲垂怜，使我空池虛館中。當月朗燈  
殘之後，度刻如年。形影相吊，欲歸則香扇猶在目也。情束猶未  
還也。何忍一旦捐棄？及至姑留，又以熱心而對冷眼，甚不能堪。  
是以千迴萬轉，食減容消，無非卿使之也。卿何斷送人至此極  
乎？言訖，不覺淚下。鳳持生起曰：妾非鐵石，豈謂無情？方寸中，被  
兒索亂矣。然終不敢顯然就兄者，恐取淫奔之誚耳。倘事遂  
牽紅，則終身偕老，何計不出此而徒依？朝暮耶？生曰：卿言良  
是。但世情易變，後會難期，能保事之必遂乎？倘天不從人，則萬  
斛相思，頓成一夢，難復牽子之裾矣。悔恨又當何如？鳳曰：汝我

情緣甚非易得。此身既許於君。死生隨之。肯留落他人手哉。即脫指上玉記事一枚。繫青絲髮一縷。與生曰。兄當以結髮為奇。以苟合為戒。言未終。秋蟾馳至曰。但願室家早就。妾亦有托。即折髻上玉簪。以半與生。祝曰。君情若堅。以半與鳳。祝曰。姐志若白。綵髮成交。蒼頭無斃。生鳳笑而收之。後生出鳳。有詞名點絳唇。詞曰。

默步庭闈。無端又被狂郎見。排鶯狎燕。頓使酥胸顫。○訂說盟言。半怯菡花面。情恰處。且休留戀。早中金屏箭。自是生。雖常與鳳會。或携手。或聯肩。或花月下對膝談心。無所不至。但一涉淫亂。即正色以拒。一日觀新荷盛開。謂生曰。出汚而婷。不染。垂實而穎。合香。誠所謂花之君子也。生曰。凌波

仙子。香色正傾人矣。不意此時一賞。而待秋光零落。欲挹此香。色得乎。鳳默然。未幾秋蟾忽持新蛾來。兩尾相連。四翅綽約。因謂鳳曰。物類鍾情。卿何固執。鳳擲蛾不答。生遂愀然曰。大丈夫欲為一蛾。不可得。虛生何為。語雖感傷。而鳳終堅守。是夜歸館。適月朗風清。因作詩以自怨云。

相逢不若未相逢。羸得心牽意不通。獨立小闌憑往事。汪。兩眼泣西風。○當初邂逅望成歡。今日誰知息意難。鏡裏好花溪映月。不能入手但能看。

吟一句。嘆一釵。不覺以悶鬱之懷。冒風霜之疾。連日不起。鳳聞之。親往問疾。執生手曰。兄達人何乃罹此。妾身不毀。良會可期。兄宜自愛。因出紅帕與生拭面。見生面冷。又自以面溫之。臨別



時依々不能捨復解納金束帶與生曰留此伴兄勝妾親在枕也含泪而去且顧且行生雖未得通鳳而脂香粉色領會盡矣况其意念倦々生亦感釋病為之少差越日文至問曰兄怪否生曰病中何快容索快于吾卿耳鳳欲寬生乃曰愈後惟兄是從敢執前見以負罪耶生不勝喜病亦漸安因作詞以謝鳳曰病起識紅塵患難方知憶故人欄扣含嬌輕解處情真一種酥香分外親○報德愧無因惹我相思恨轉新骨瘦不堪情事重傷春綠暗紅稀再問津

鳳覽詩復往後生情話綢繆生不覺興動欲狎鳳不允生曰言猶在耳今又背之守信者當不其然鳳曰妾非爽信但兄新愈當迷雲溺雨之時能保其情之不少縱乎萬一不諱雖曰愛兄

實害兄矣生以其言之可聽亦不甚強之半月後幽居無聊擬赴鸞再奮舊快不竟沉吟間又抵鳳室以指擊門不應遂排窓而入鳳方在圍屏中背燈自浴見生至嬌羞無措急滅燈生急抱之曰汝欲我以明人作暗事耶手摸雙乳香膩溫柔生興勃然因逼之就枕鳳度不可解乃誑生曰夙世姻緣今夜必償兄矣所慮者兄花柳多情耳藉令中道拋妾々將可歸當對天嚴誓然後就枕未晚也生即舍鳳自誓鳳徐理衣詐呼秋蟾覓火燈至誓完鳳已遁去矣生徬徨悵望不能為情乃轉而之雲雲已睡熟勢不能進遂促步投鸞々尚未寢見生默々不言問之亦不答鸞近身曰對知心人不吐心曲何也生難以實告託辭曰總夢見楊太真試浴正戲狎間為風竹所醒不得成歡然

而情狀態度猶隱。在腔子中。所以戀。不已若此也。鴛曰。果  
鬱此乎。妾雖不及太真。情則一也。即當與兄同浴。以解此情。乃  
命春英具湯。設屏秉燭。各解其衣。挽手而浴。生雖負悶。然當此  
景。情豈不動。即抱鴛於膝。任其所為。燈影中。殘粧弱態。香乳纖  
腰。粉頸珠唇。雙灣雪股。事。物。無非快意者。浴畢。即携手共  
枕。戲謔通宵。生于此時。亦不自知。其魂飄而魄蕩矣。然而思鳳  
之念。終未釋然。早起就外。乃畫美人。試浴。畫馬詩于上。以述怨  
望之意。

燈前偷見一嬌娥。試浴含羞脫綺羅。怯露芙蓉新映水。舒香  
荷。菱。嘯。凌。波。雲。迷。弱。態。歌。情。香。月。暗。殘。粧。夢。想。多。舊。日。相。思  
今。愈。渴。蘭。湯。不。共。待。何。如。

吳 鸞 雙 及 浴



生方擲筆忽瞻至報曰鳳姐謝罪生曰待來面斥之未幾鳳見  
生掩口笑曰苟非遁去幾入虎喙矣生亦笑曰此何足幸祇名  
狗盜耳因持詩畫與觀鳳曰高才惟致具見之矣但時雖迷暗  
豈無開朗日乎生曰卿之守志堅誠弟我之熱中難忍也嘗之  
醇醪在手何忍自醉未有不取而吸之者葩草在前何止目玩  
未有不嗅而攀之者苟為不然人不重嗤其愚耶鳳曰妾非忍  
心慮在遠耳兄知酒矣獨不知一覆不能收耶兄知茶矣獨不  
知一開不能蓋耶兄徒逞目前之欲則合盃時妾何以爲質是  
以今日之守亦爲兄守耳兄何不諒之甚生曰是則然矣竊恐  
媒妁未諧歸期在邇一會且未卜何日何合盃之可望生言人  
懇鳳不能當乃抱生於懷曰兄何鍾情之極生亦捧鳳面曰

使病骨不起則國色天香又入他人手而溫存款曲之情今將  
永絕矣心安得而不極鍾於卿鳳乃頓足起曰妾豈昧心萬一  
事不可料有死而已必不忍冷香惜粉以負兄也兄何出此言  
哉生曰得已乃嘆鳳曰適呈拙題敢煩一和以焚香半寸爲妾  
香畫詩成永耳卿議不然雖翅於天鱗於淵亦將與子隨之以  
肯灰冷生料鳳雖聰慧未必敏捷若斯不意香未盡而詩先  
成矣

夜靜人闌浴素娥曲凭深處解香羅偷看舞燕衝紅雨戲逐  
鴛鴦起綠波意重不妨言意淡情真何用講情多灵犀一點  
應難與無奈東君欲速何

生得詩塞口禁舌久之仰天嘆曰大丈夫死則死矣何向兒女

子中取氣耶。即拂袖而出。生雖不獲快意。然亦直鳳之言。高鳳之節。而慕鳳之心。轉加切焉。月餘。值夫人初度。良開宴于忠烈堂。垂簾為蔽。優樂盡歌舞之美。水陸極龍鳳之珍。生與王氏諸叔。任對奕。投壺。被酒至醉。鳳急檢王所合乾葛。在私授生。嚼之。遂不及亂。席罷。夫人先寢。生直造鳳所。鳳方坐床。脫綉見生。至笑曰。醉人何得至此。生曰。蒙不醉之德。故來謝耳。鳳曰。果非妾兄。不堪甚矣。生移身近鳳。曰。麴藥所釀。不過醉面。情意所結。實能醉心。僕因卿醉心甚矣。獨不賜一醒。何耶。鳳曰。兄果執迷。必欲以情事相高。則秋蟾愛婢也。亦頗俊艷。薦以代妾。何如。生曰。卿誤矣。燕石滿囊。不若和王徑寸。百愛婢能續卿哉。意鳳見解。生又進曰。天下有強奴悍寇。始雖甚惡之。及其輸情。約款。

哀祈未嘗不屈法。伶宥僕之于卿。亦可謂輸款甚矣。而卿竟不少怜。豈奴寇之不若乎。鳳至是。自揣詞窮。又念生情迫。沉吟良久。始荅曰。兄既懇懇如此。姑待明夜。生興正發。即抱住曰。僕腸短。不能優游以待。且人定回天。何況于子。乃力推仆枕。鳳亦不敢再却。任生解衣。翡翠衾中。輕試海棠新血。鴛鴦枕上。謾飄桂蕊奇香。情濃任教羅襪之縱橫。興逸那管雲鬟之撩亂。生愛鳳嬌。帶笑徐徐。舒腕股。鳳怜生病。含羞怯怯。展腰肢。肺腑情傾。細舌不由我。香汗沾胸。絞綃春染紅粧。難禁他嬌靨。聒耳。從今快夢想之懷。自是償姻緣之債。不覺情欲牽迷。至旭日紅窓。猶交頸自若。瞻惧人來。乃揭幔低聲曰。陽臺夢尚未醒耶。生鳳方驚覺。整衣而起。鳳急飾粧。嬌姿愈艷。乃立綴樂春風詞曰。

一見賞心編 卷一 七  
鸞鏡繞圓鵲橋初度。暗思昨夜風光。羞展輕蓮小步。杏花天  
外玉人酣。難禁眉攢。又何妨。鬢髯情諧意固。管甚麼。褪粉殘  
紅無數。須常記一刻千金價果。

生覽詩大喜。正欲賡和。忽聞蟾報云。主翁以宦邸淒涼。接新姨  
往伴。少頃小鬟邀生去。雲見生泣下曰。方期永好。常沐春陽。柰  
事出不虞。頓成遠別。惟後會有日。而一脉心情。不得與鸞鳳輩  
馳騁矣。因相與執手歎歎。是夜生即留宿雲所。眷戀不可勝述。  
次早報夫人來送。生含淚而出。然自雲去後。夫人以左右無托。  
于是門之啟閉。人之出入。一切親為隄防。鸞向欲獨任生情。今  
反兩不得便矣。生方快。失意復值連夜雨。益難為情。枕上謾  
成香柳娘詞曰。

對孤燈。悄然對孤燈。悄然夜闌人倦。雨敲滴。破相思。怨這情  
緒。可憐。這情緒。可憐。展轉不成眠。懶把羅衾戀。想伊兒妙年。  
想伊兒妙年。腸斷心灰。務偕姻券。

不料夫人過勞。遂至卧疾。鳳方侍藥。鸞密使英報生。乃以侄  
禮問安。回至太和堂。散步自思曰。此中旬日不登。風景頓別。不  
意鸞踵後。抚背笑謂曰。那人去後。頗勞念耶。生曰。此情此愛。何  
人無之。苟為不然。薄倖甚矣。卿亦何取于僕。鸞不能對。見生出  
復挽手曰。暮夜無知。兄善畜之。生曰。中門鎖鑰。誰則任之。鸞曰。  
自有處。至晚生潛入太和堂。正欲扣門。鸞已先候矣。遂携生入  
室曰。終與鳳約。每夜輪伴老母。庶可節勞。幸妹如謀。妾可常  
見兄可源。來矣。言訖。就枕時。方清和狂狎甚適。鸞乃足奠生。

之股手。抚生腮曰：觀君丰神情趣色，可人真作家也。恨相見之晚。生曰：肯終身不棄，何晚之有。是夕，鸞索歡，頗盡。早又囑與曰：後夜毋阻佳會。然生至園亭，默思輪伴之言，亦欲與鳳一飲。及晚，密啟中門，私趨鳳室，杳無人聲。生乃獨其鳳床，垂幔自蔽。更餘，鳳來，起，慢見生，半驚半笑。生亦笑曰：候卿久矣。鳳曰：正欲與兄決一大事。生急詢之。鳳曰：老母病篤，俗言喜可被災，求婚者日無停議。計將安出生曰：卿固慧人，况以已謀已，尤甚便也。鳳低首蹙容半晌，乃語生曰：此事若啻之老母，恐鸞姐在侍，難諧。計莫若歸索尊翁書，速具聘儀，徑送父任。父素善兄，而新姨又力贊事成，八九矣。生喜曰：此良策也。詰朝入辭夫人，鸞密遣春英留生，托以家君召，不敢違。且不敢緩，抵家備以王多

留之情，厥求諧之意，曲道於父。喜曰：此吾責也。一一如議。未幾，王得書，謂雲曰：吳兵部子可配鳳姐否。雲曰：簪纓豈胃。旌苑名儒，何不可之有。王曰：吾亦以蓄此意。今乘其來，求索以為贅。吾將老焉，但花燭之會，姑待。賊平榮歸，耳人還，生喜甚。因作西江月以自慶。

久待西窗明月，今方願遂絲喬。已知鸞鳳下湘簫，何用信傳青鳥。曉苑飛花有主，春田蘊玉成瑤。雲橋再渡樂良霄。正是姮娥年少。

夫人自鳳受聘後，病日愈，不意巫雲自別生後，容日悴，朝暮思憶成，一鬱疾。王百方求治，不愈。臨終時，進小鬟謂曰：吾病已屬膏肓，勢難救矣。汝識吾病根乎。今亦不必言，但前有鞋詞存付。

汝持歸萬福公子。我不能再見矣。當與鳳姐求好耳。言訖。泪落而逝。王乃厚殮。寄柩于安國寺中。夫人聞報。大慟。時當七夕。乞巧于庭。二嬌捧觴。英蟾歌侑。夫人終悒。然。鶯再三慰之。荅曰。鳳事告吉。可謂得人。第汝父監軍未乞骸骨。汝年方壯。孤節難終。兼以巫雲。蓋先朝露。吾懷抱。能釋然哉。後二嬌歸房。鶯獨長嘆。英察其情。私問曰。娘子想吳公子乎。何不招之使來。徒自苦乃爾。鶯曰。招之使來。置鳳何地。英曰。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娘子。與鳳姐一牀而分者也。何乃各立門戶。自生嫌隙。孰若忘形。混迹。怡然共適。於鳳枕。鶯衾。豈不快哉。鶯大喜。即相與詣鳳質之。鳳亦喜曰。不敢請耳。籌此孰矣。執公義。妹忝為正。論私情。姐當為先。相較則爭。則離。不若同心事一君子。上不貽父母之

愛。下可全姊妹之愛。不出門庭。不煩媒妁。而人倫之至樂在矣。何必鬱々拘々於形迹間也。即脩書迎生。至入謁夫人。鶯笑曰。新女婿來矣。生荅曰。舊相知耳。出就池館。感風景依然。謾成一律云。

幽亭復得啟窓扉。案積凝塵手拍揮。池靜萍開魚自躍。梁空泥落燕初歸。深知一遇生難再。况是三奇世所稀。景色依然情事舊。欄杆倚遍夕陽微。

迎畢舉觥交酌。酒半二嬌語及姊妹同心事。生喜曰。情款之間。人所難處也。二卿若此。娥英不得專美矣。是夕生就鳳。辭曰。凡事讓長妾。不敢先轉。顧鶯。又曰。奉禮新人。義不可僭。相遜者久之。生不能主。乃曰。鶯娘不妬鳳卿。不私。既在。燕成。尤當燕

好。即以一手挽鵞頸。一手拍鳳肩。同入羅幃中。二嬌雖欲自制。亦挫於生興之豪而止。於是枕長枕。被大被。二美一男。委婉若盤蛇。屈貼如鳳翼。彼此行春。往來逝愛。殆不知孰為鵞。孰為鳳矣。一日新雨初收。涼颼微動。生獨坐寂寥。乃趨鳳室。鳳方晝寢。生欲亂之。忽鵞至。低聲撫生曰。花可偷耶。生曰。誰令女來阻我高興。即舍鳳狎鵞。立而獵之。情蕩殼嬌。鳳竟驚覺。生復逼躰。私鳳。拒不從。鵞曰。妹獨坐清客乎。乃助生縱情大戰。事畢。鳳持生柄曰。何物能擾人如是。生曰。非此物不能補絳。蓋以鳳字同音也。鵞大笑而出。越數日。中秋夕。鵞鳳宴生于卧雲軒。飲至更闌。星月愈皎。生曰。僕與卿等樂則樂矣。未嘗通宵。當此佳夕。柰何虛度。相與席地而坐。互韻而歌。倦則對月長懣。醒則洗盞更酌。畜通宵樂可乎。于是設重裯。鋪繡褥。用矮几。羅列珍錯。時鳳履青金點翠鞋。生愛其纖巧俊約。捧之膝上。把玩不忍釋。隨脫以盛杯流飲。笑傲戲謔。極人間之所無。生興不能遏。欲求鳳會。鳳曰。清光皓色中。何可為此。生曰。廣寒求此不能得。豈相妬耶。與鳳交於褥間。事闌。英添香。蟾酌酒。鵞自起而慶生。曰。姑待見續。後同飲何如。遂狎鵞。亦不避生。因得大舒醉興。然患其惠之不均也。欲次及英。當生嬌相接時。情已飄揚。此則任生採戰。無甚難色。瞻度勢必臨已。先匿其迹。生曰。金湯且克。何懼綿叢。乃遍索之。得於槐陰中之芙蓉架邊。因笑曰。子固苦我。今能翹耶。不暇枕席。即與狎戲。生色與固高。而酒興更助。瞻不能勝。正昏迷間。鵞鳳春英齊至。遂止焉。是夜生大醉。諸美亦被酒。



回房時漏五下矣。自後朝出暮入，習以為常。一鳳一鸞，更相為伴。或投壺花下，或彈棋竹間，或携手聯賡，或連袂對酌。生之一身，日在脂粉綺羅中游行，而他務不暇顧矣。因作芳園十勝，以自賞。

雲鬟

梳罷香絲擾，蟠笑將金鳳帶斜安。玉容得汝多粧點，秀致如雲。若可食鴉色膩，雀光寒。風流偏勝梳邊看。

雪股

娟娟白雪絳裙籠，無限風情屈曲中。曉睡起來嬌怯力，斜身款段備簾櫳。冰骨嫩，玉山隆。鴛鴦枕裡挽春風。

鳳眼

淚水溶溶一點青，看花玩月特分明。嫣然一段撩人處，酒後朦朧夢思盈。稍帶媚角，傳情相思。几度泪痕生。

蛾眉

淡月湾湾淺效顰，含情不盡亦精神。低頭想是思張敞，一抹羅紋巧簇春山樣。翠柳般青菱花鏡裏淨無塵。

金蓮

籠金點翠鳳為頭，襯出蓮花雙玉鈎。尖小自怜行步怯，鞦韆裙裡任風流。穿芳迳，上小樓。淺塵窄印使人愁。

玉笋

春葱玉削美森森，袖擁香羅粉護深。笑燃花枝能索巧，更怜留別解牽襟。機中字，弦上音。纖纖紅甲謾傳心。

柳腰

嬌柔一捻出塵寰。端的丰標勝小蠻。學得時粧宮樣細。不禁孌  
娜帶圍。慳低舞月緊重環。幾回雲雨夢中攀。

酥乳

脉々雙含絳小桃。一團瑩軟醞瓊瑤。等閑不許春風見。密扣紅  
綃束自牢。温比玉膩如膏。醉來入手興偏豪。

粉頰

霜肌不染色常鮮。雅媚多生蟬鬢邊。鈎挽不妨香粉褪。倦來常  
得枕相連。嬌滴々嫩娟娟。每勞引望帳佳緣。

朱唇

胭脂染就麗紅粧。半啟猶含茉莉芳。一種香甜誰識得。慙慙帳  
裡付情郎。飛含顆榴破芳。啣盃霞飲入瑤觴。

是月賊平。王以功領封勅歸。正欲與生鳳完禮。不料以陣勞故  
遂嘔血死。夫人暨鸞鳳哀毀。欲絕。生遭喪。方獨坐太和堂。慘然  
不樂。忽小鬟自內出曰。新姨為公子而亡。公子不為新姨而泣  
何耶。生日。吾泪從心。飲痛自神。知耳。鬟曰。公子情誼如此。無怪  
吾姨之死。猶戀々也。生急問曰。有遺言否。鬟曰。餘無囑。惟願與  
鳳姐永好。爾且寄鞋一隻。詞一幅。未識何意。生隨索之。鬟曰。在  
我奩中。遂相携抵雲房。但見床几依然。箱厨塵積。及視鞋詞事  
迹如昨。懷人憶舊。不覺悽然泣下。生因作挽詩一章。

憶別依々出畫欄。誰知復見此生難。湘江月缺波痕冷。巫峽  
雲消山色寒。綉架寂寥針線斷。粧奩零落粉脂乾。燈殘酒醒

猿啼絕空向西窓泪眼漫

生徐拭泪撫鬢曰我無雲姨亦不能至此豈料寸報未伸悠悠長別然雲姨不可見汝猶見雲姨也當與子重締新歡少償舊恨鬢笑而不荅生即擁至榻前為彼脫衣解帶相狎時甚能容受生笑問曰汝原紅落誰手鬢低應曰曩為主翁所得生曰惜哉嬌海棠何忍苦藤纏耶鬢亦笑曰枯藤朽矣海棠又傍喬木矣是夜宿鬢寫鳳寂不知也越日生告歸舉奠祭禮豈期嬌叔士彪素流蕩險惡溺情花柳中王每規諷則以為輕已也心甚銜之至是見王亡欲利其有舉一子求嗣夫人不允彪怒遂誣生因姦謀命鳴之官得彪私將產業以半與彪以半與夫人膽老二嬌則令改嫁彪恐嬌與生有約也嚴為閑防雖蒼頭孺子不許私出入年餘生竟不能通半紙屢欲挺身與抗生父又力阻之曰待惡叔悔悟而改貪吏罷黜以行此事終可全也是以兩俱擔閣二嬌幽處深閨形諸吟咏有四景閨怨

寫題春

寂：香閨畫掩門飛花啼鳥兩銷魂眉峰愁重應難盡事到傷心誰與論

薔薇已架雨初收欲候歸舟頻上樓無奈梁間雙燕子對人何事語綢繆

曉來強自試新粧倦整金蓮看海棠不是幽人多懊恨可恰辜負好春光

寫題夏

一見賞心編

二

十一

風定簷垂日正遲。篆烟裊。午眠時。簾涼好夢。雖驚覺。小院新  
蟬噪柳枝。

幽闌新筍漸成竿。獨對南薰。意舊歡。露卻酥。胸香粉濕。倩誰與  
我掩齊紈。

漸愧紅顏果薄緣。風流讓與並頭蓮。蘭湯自解丁香浴。怯嬌  
姿不似前。

鸞題秋

小庭梧葉下。驚風立。盡清陰。盼落紅。自信別來多寂寞。一絨猶  
勝未相逢。

覽鏡消容為念君。恩情何忍等秋雲。黃花不似愁人瘦。人比黃  
花瘦幾分。

對樓待月負良宵。楓落江空去路遙。無限淒涼蛩話徹。孤灯明  
淚痕消。

鸞題冬

錦幙生寒怯翠環。天涯目斷幾雲山。相思最是傷情處。野寺寒  
鍾杳靄間。

老幹舒香已報春。不禁情重兩眉顰。金樽未舉心先醉。雖有梅  
花無故人。

枕盡殘燈揆盡灰。芙蓉帳冷共誰偎。孤愁一段無憑着。斜倚薰  
籠夢幾回。

鳳題春

蘭芽長茁又見春光早。滿池鶯。燕。飛成列。凝眸都是傷春

二 嬌 閨 怨



物嬌嬌棠梨何心去折

花飛碎玉飄香屑。凭欄目斷天涯。猛聽黃鸝敲弄舌。喚起我離愁。切。狼心薄劣。閃得我羅裙寬摺。無聊也。且自把珠簾半揭。

鳳題夏

枝頭梅乍結。困人天微雨歇。南薰獨對在。自嗟冰弦懶撥。香泉懶啜。端為息情。一旦撇心。哽咽。泪湿紗衫。相看都是血。右黃

鶯兒

情乖愛奪。盼佳期。頓成永絕。空堪羨。並蒂荷花。怎支吾暮蟬敲。迭。蘭湯浴罷。雲鬟斜倩。誰將我。欄腰脫。右玉胞肚

鳳題秋

滿地舞旋紅葉。欲待題詩。誰寫近日臨粧。不覺嬌姿怯。親瓜葛

一見賞心編 二卷  
夢與同歡悅又被西風忽動簷頭鐵頃刻驚開原各別悶也怕  
瑤臺灯滅怨也擲菱花拚碎跌 右山坡羊  
西廂待月揆幾個黃昏時節相思滋味逐頭斷秋來更徹是誰  
家砧杵聲頻搗得我憂心欲裂芳盟盡屬空好事播成拙楚岫  
雲無高唐夢蝶 右五供養

綉閣寒侵把獸爐謾熱嘆藍閨人阻截幾番間揉碎梅花惜孤  
衾香自潔怕寒鴉啼漸越 右忒忒令  
愁結板橋霜夢冷茅簷雪畫翠流紅事已賒甚時得破鏡圓斷  
簪接 右僥令

時有趙應京者新蔭萬戶官也家極富性落魄不羈素慕鳳名  
遂以五百金夜賄士彪求娶彪許之乃使老婢告夫人曰吳導  
官斷義難復全彼必重婚此何空守不若另覓東床別臨新好  
使老有所托幼有所歸不亦可乎夫人未及答鳳即厲聲起曰  
叔利人之有不義割人之愛不仁既許而又背之不信吾與吳  
生父母主盟媒妁議禮今欲悔約而謀傾固非厚道亦豈從一  
之旨耶吾頭可斷吾身決不可辱婢達彪知其不可以言動  
也囑趙子多帶僕從出其不意強取之鳳聞張皇誓欲自盡乃  
作書遺生曰

始而訂盟君心已屬之妾既而成禮妾心亦屬之君正期魚水  
百年不料風波一旦使我有容不整有花不簪玩月反助清商  
吟詩適動幽思然猶早暮依不足為兄輕生者蓋異彼稍悔  
則樂昌復合延年再還耳豈意怙惡不悛變中生變移花于別

種割我良緣。輟王于他田。斷兄恩愛。當此時也。欲偷生。恐妾名  
之被玷。欲徇死。慨兄面之未瞻。故與其喪節。以寒盟。不若死者  
之為愈。與其徒死而不足。以償千百年之恨。又孰若少延旦夕。  
而得一見兄之為快乎。敬上一緘。肯憐速。顧則死生決矣。賤妾  
王嬌鳳。歛衽拜。

生得書駭愕。即兼道赴之。又不敢直進。乃匿于昔日浣衣之老  
姬家。賂之使得通焉。至更餘。二嬌乃密開小門。引生私入。相見  
時。各哽咽失聲。少頃。鳳謂生曰。蕭牆起變。中道相拋。海義山情。  
將冰消瓦裂矣。幸得與兄一面。不知抱恨九泉。又謂鸞曰。賊今  
屬意在戕勢。不俱生死。我死則無事矣。姊善事夫子。勿以妹為  
念。生憮然曰。天下事權則通。泥則病。一時奮激。徒作溝渠。不若  
三思。隱忍。曲首。歡慶。昔相如。竊文君。以奔。辜生。挾瑜娘。而走。古  
人。於事之難處者。有逃而已。今當買舟湖下。與鳳姐乘月東歸。  
僻徑潛踪。待時舒志。倘機會可乘。續謀兼併。未晚也。衆美皆曰。  
善。于是托隣。姬周旋。略檢粧奩。與鸞姐掩泪而別。舟行時。鼓已  
三矣。途中無聊。有聯句古風一首云。

名氣侵衣月在河。吁嗟好事反成磨。世間止有相思苦。偏我  
相思苦更多。夜蘭房燈火絕。一鼓唱別愁。千結歸心好事  
戀。帆風疊。重。急且咽。水靜天空雲慘悽。人離家遠。夢魂  
迷。依稀重締生前願。往事傷心怕再題。往事姑擁膝。夾岸蘋  
蘆秋瑟。一篙撐出波濤中。免使鯨鯢受塵沕。悠。世態古  
道殘。人心尤險。行路難。孤根此去托韓土。咲殺王郎成畫虎。

近日抵岸覓居鳳凰山中。山地僻而人稀，彫雖欲強取，不能覓其迹矣。獨鸞乳、一室風晨月夕，頗深思怨之情耳。聊錄數詩於後。

別時記得共芳樽，今日猶餘萬種思。綉妬鴛鴦閑白晝，書空魚鳥盼黃昏。一番對月一成病，幾度臨風幾斷魂。挑盡殘燈，凄切處薄衾香冷倩誰溫。

曉粧臺下思重。懊恨何特笑語同，情傍游絲牽嫩綠。意隨流水戀殘紅。當年自恨春如錦，今日應知色是空。回首雕闌，情況惡，閑愁千里付孤魂。

凭闌無語怨東風，愁遇春歸恨轉濃。一枕鳳鸞魂杳，半窓花月影重。珮環敲碎，千般懶，脂粉容消萬事情。紙短話長，題不盡，慙慙寄取早相逢。

碧桃深處聽啼鶯，一自散、怨別輕翠鳳，有情歌綠髮，彩鸞無力帶紅纓。楊花未肯隨風舞，葵萼應知向日傾。種、幽情羞自語，安排衾枕度初更。

無端日、鎖雙娥，綫、愁來疊似波。空憶高情疑是夢，難禁積恨欲成魔。堪嘆好事全終少，深憾佳期不偶多。拂髮自怜，還自嘆，名花無主待如何。

是歲伯顏以罪徙，乃復料舉制生喜曰：此吾舒志之機也。却試果捷，左丞相別兒怯不花素喜生才，選生為翰林承旨。生以未娶奏廷，詔歸娶。鳳謂生曰：老母在堂，理當定省。鸞姐舊約義不可背，必同返。予里共慶花燭，庶不失吾父贅兄意。且名正言順。



惡叔何辭。生曰：汝有母繫我，獨無若戀之於枕席之愛，而耳止  
事家。人子之情，安能恣然？又不若同返予里，處夫人于別院，則  
在。我有父子之養，在。夫人有母子之歡，詎不兩得哉？即日鳳回  
且述生言，夫人及鸞且喜且賀，遂擇日同駕衣錦還鄉。所遺房  
產悉以與彪，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至家，生父設宴，夫人酒  
罷，生偕鸞鳳寢，鸞與生笑語自如，獨鳳俯首憑几。若有所憶者，  
生問曰：我與卿歷盡艱辛，幸得至此，宜樂而反憂何耶？鳳潸然  
曰：下曰：兄知今日聚會之樂，獨不念昔年引見之功乎？且幼而  
刺綉，既沐提携，長而議婚，又藉吹贊，本欲相托以終身，不料一  
去不復返。爾我於朱樓綺閣中，宴賞歡呼，使孤魂旅襯，流落他  
鄉，麥飯香谷，欲依無主，於情於分，安得不哀生悵然曰：非卿言  
幾作薄倖徒矣。遂遣人往安國寺，移柩回建醮，以報擇後園空  
地築壙以厝。是生夜因連日鞅掌，暫憇書齋，忽夢巫雲徐步而  
前，貌飾如故，含淚而言曰：思君長逝，後會成虛，然亦祿命該然。  
夫復何憾？言未終，生即抱曰：久思無覓，今復何來？雲曰：冥司以  
妾無過，特托生宦族。今蒙公子超度，復令妾侍伴天妃，安閑逸  
豫，得不入鬼錄墮塵寰者，皆公子惠也。昨檢簿籍，有二貴子，合  
生公門，妾今預報。此後夢寐中，亦不復見矣。須臾告別，生急牽  
其衣，雲乃分袂而去。生驚覺，餘香猶在手。次早趨報鳳，曰：允  
若茲，我不負雲姨矣。未幾，至正四年十月朔，鸞鳳同時各產一  
子，生名鸞，出者為天與，鳳出者為天錫。後與為樞密官，錫受元  
帥職，兩俱貴顯，聞者莫不該異。因呼為三奇二絕云。

三妙傳

至正辛酉三月暮春花發名園一段異香來綉戶鳥啼綠樹數  
叢嬌韻入華堂正是脩禊良辰浴沂佳候忽寇兵蕩我郊原致  
鄉人薦居城邑紛紛霧集皆貴顯之王孫濟濟雲從悉英豪之  
國士有白姓諱景雲字天啟者崇文學士裔孫荆州別駕公子  
也丰姿秀朗性格温醇正弱冠之年別費宮之選抱騰蛟之偉  
志負倚馬之奇才值此青陽佳候獨步烏山絕頂朗吟一首詩  
曰

玉樹迎風舞枝、射漢宮餘襟猶染翠飛袖想凌紅海濶龍  
吟水山高鳳下空瑶天羅綺閣獨上騁園風

於是登書雲之臺入凌虛之閣適有三姬在廟內賽禱神明温  
朱顏以頂禮露皓齒而陳詞一姬衣素練者年約十九餘齡色  
賽三千宮貌身披縞服首戴碧花蓋西子之淡粧正文君之新  
寡愁眉嬌蹙薄映春雲雅態閑光疑秋水乃歛躬以下拜頤超  
化夫亡人一姬衣綠者容足傾城年登十七華髻飾玲瓏珠玉綠  
袍襍雅麗鶯花露綻錦之絳裙恍新粧之飛燕輕移蓮步深々  
拜微起朱唇款々言蓋為親宦遊願長途多慶一姬衣紫者年  
可登乎十五容尤麗于二妹一點唇鮮即櫻桃之久熟雙描眉  
秀疑御柳之新鈎金蓮步々流金玉指纖々露玉且拜且笑無  
祝無言白生門外竊視不能定情突入叅神真詣所願三姬見  
其進之遽也各以扇掩面微笑生遂致恭姬亦答禮姬各退生  
尾隨乃知衣素練者趙富賈第四女名錦娘世居烏山嚴父先

逝適鄭半載而夫亡附母寡居將二紀衣綠繡者李少府長女  
名瓊姐父任辰州念母年老留瓊奉侍衣紫羅者陳督府叅軍  
次女名奇姐父卒于宦母以榮封家資甚殷下惟幼弟特瓊奇  
遠居城外因避寇寓趙且與錦娘為姨表之親故朝夕盤桓耳  
三姬見生之丰采頗有顧盼情白生見姬之芳顏更有留意  
遂投舍比隣結拜趙母締錦娘為妹而錦亦以兄禮待生然趙  
母莊嚴居月餘無間可通一日母疾生以子道問安遂步至中  
堂錦娘正憑闌折卷見生至趨避花陰下生急前曰妹知我心  
乎子獨無居而獨隣貴府耶予獨無母而結拜尊堂耶倘能見  
諒。鏤骨不辭錦娘曰寸草亦自知春妾豈不鮮人意但幽婺寡  
妹何堪荐侍英豪慈母嚴明罔敢少違禮法生曰崔夫人亦謹  
嚴之母也卓文君亦幽婺之媛也生言猶未終聞戶外有履聲  
錦娘趨入中閨生亦入母寢室問病母托以求藥生奉命而出  
得至叙話舊處緬想錦容不復即矣遂懊恨而去作五言古詩  
云。

巫山多神女歌舞瑤臺邊雲雨不可作空餘楊柳烟芙蓉迷  
隄岸相望更悽然何當一攀折醉到百卷前

翌日生奉藥至遇錦娘于東階不覺神魂飄蕩口不能言錦駭  
曰兄往日春風滿面今何慘淡盈顏耶囁嚅良久乃曰吾為妹  
所送深矣倘不一賜拯援行將索我于泉下矣錦笑曰兄有相  
念之情妾豈無文君之意但春英秋英日侍寢所莫得其便瓊  
奇姐綉房聯壁舉動悉知妾將柰何兄但勤事吾母往來頻

數未必無一間可乘也。遂相與進。蔡母前呼錦謂曰：如此重勞大哥，汝當深々拜謝。錦微哂而拜。生含笑而答。兩情目送，似翠柳之醉薰風。一意潛孚，恍曉花之凝灑露。蓋形雖未接，而神已交矣。自是屢候起居，往來愈見親密。一日徐步中堂，四顧無人，遂直抵錦娘寢室。適遇錦停綉悶坐，生興發不復交言，即逼身樓抱求合。正半推半就之際，聞春英喚聲，錦急趨母室，生悒悒而出。瓊姐以陰覺之，乃口占一絕以示奇姐曰：

映蝶採黃花，心未許開大風吹蝶去。花落玉瑤臺。

奇姐默會其意，亦帶咲和曰：

蝶為尋芳至，花猶未向開。春英妬玉蝶，推到百花臺。

是夕生入候母，錦見尚有極容，生坐片時，憫母睡熟，即告退。錦

送至堂，天色已暝，杳無人跡。遂携生回入寢所，生因倉卒不暇解衣，即樓抱登床，相與懽會。春風入神髓，嬌燒夜露，潤芳叢融灑，泥戰罷，整容而起。錦娘長吁謂生曰：不效栢舟之烈，其赴桑間之期，妾之名節為兄喪矣。况其怜之，况此身既屬，願生死不忘。兄一戒漏泄，二戒棄捐，何如？生曰：得此良晤，如獲球玉，持之終身，永為至寶。生意欲求通宵之會，錦以侍女頻來為辭。及送生出，明月已在天矣。闔扉而入，恐為二妹所覺，惶愧無地。自是結納二妹，必欲同心，然彼其屬垣，常竊聽，雖未巫春色，豈無盎然春情。中夜瓊或長吁，錦知其情已動，乃挑之曰：外人頗議白哥驕肆，自予視之亦然。瓊曰：豪門公子，年值青春，且風流蘊藉，兼而有之，異日非登金馬院，則步鳳凰城，無惑其驕人。

也。錦知其有愛重意，復曰：白哥夜來有夢，與妹相會。耽山瓊哂曰：我本女流，果是男子，言內不出，况可同遊？此夢不亦異乎？錦撫掌而笑曰：前言戲之耳。是夕，錦與生密謀，作古詩一首，置瓊綉冊中。

綺閣見仙子，心心不忍忘。東牆聽鶯語，一句一斷腸。有意播芳草，多情傍綠楊。何當垂青盼，解我重悲傷。

瓊見詩，哂謂奇姐曰：放浪書生，膽大如斗。我若不即裁答，笑我裙釵無能，乃次韻曰：

遊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解咲花無語，看花枉斷腸。自飛風外燕，自舞隔江楊。芳節憑勁草，誰憐遊子傷。

詩成而生適來，瓊遂投之。錦懷生見其詞，嘆曰：此琅玕妙句也。

世間有此女，媿乎乃援筆立答曰：

花貌已含笑，愛花情不忘。黃金嫩顏色，一見斷人腸。願結同心帶，相憐舞綠楊。相如奏神曲，千載共悲傷。

錦亦以之投瓊。瓊哂曰：白哥好過人也。自後不復答矣。生終夜謂錦曰：吾得隴復望蜀，何如？錦曰：第恐獲魚先忘筌蹄耳。生誓曰：果有此心，七孔流血。錦曰：閨君誓詞，痛馬如割，為君設策。事端可謂時當三更，錦與生潛入瓊房。二姬熟睡，生按瓊玉肌，潤澤香霧襲人，遂輕身斜倚，相猥。惟恐其醒，錦在旁咲謂曰：欲畜大事，何小心若此？須臾，瓊覺厲色起，曰：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吾若隱忍不言，豈是守貞之女？况吾等避難，所以全軀，豈宜以亂易亂？遂明熾炬，呼奇姐奇聞呼，猶自戰驚，見火瞿

然狂起瓊咲曰汝不被盜且然况我親見盜乎生與錦娘惶愧  
趨出二姬共坐附耳低聲載笑載談千嬌百媚生在門隙窺視  
真傾國傾城之貌也于是錦娘頗有逸興因謂白生就枕生以  
慕瓊之雅趣盡發洩於錦娘恣行謹謹百戰不休二女聞聲亦  
潛來窺視少者猶或自禁長者不能定情嗣是生之慕瓊無窮  
瓊之思生不置然瓊深自閉藏不肯吐露情實數日食減容消  
卧病不快錦娘撫床謂曰汝之病根吾所素稔姊妹深愛何必  
引嫌况吾翁即養翁白丈非汝丈乎未幾生至錦告以瓊病生  
遂問安奇姐避入帳後錦拽生裾登床咲謂生曰好醫吾妹  
突呼瓊曰好聽良醫錦遂辭去生執手問瓊病瓊咲而不答  
倚於帳後突呼曰好與大哥細言莫使夜來發熱瓊咲曰有時  
亦熱到汝矣生以玉簪授瓊以金簪復生因請其期瓊以  
指書四月十日至期生至又復不納錦苦勸之瓊曰汝等裝成  
圈套絡我於中有死而已不能從也生聞言與蘭錦亦含羞閉  
戶豈知其色厲而內柔言堅而情脆中夜窺窺鳳例之狀遂  
爾發遊蜂舞蝶之思三起欲扣門含羞復就枕次早神思昏憤  
頓增悒快奇姐咲曰姐食楊梅又怕齒酸不食楊梅又怕口渴  
今番錦姐不啻白哥不來牢抱衾枕長害相思也翌日生偶以  
事見趙母回至中堂無人因入錦室瓊自門隙付詩與生  
玉華露液濃侵我絞綃襪神思已飄搖中宵看明月

生見詩亦答曰

幾回拽花枝露濕沾羅襪今夜上天階端擬拜新月

錦娘曰瓊姐已無輓軌兄又不鑒覆車徒使月老愁耳奇姐笑  
 曰今宵可諧月老約矣已而夜靜月明瓊果盛粧枕衾更以錦  
 綉爛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藥之迎風錦亦咲曰白生穩  
 遂風流頤美及至就寢重幃不解層扣固結生短嘆長吁無可  
 柰何錦隔房呼曰何不奮龍虎之雄斷鴛鴦之帶乎生猶燕不  
 忍瓊苦告曰慕兄才識非為風情親炙片時足諧夙願若必採  
 春花頓忘秋實兄亦何愛於妹亦何取於兄乎願兄以席上  
 之珍自重妹亦以石中之璞自懷生不得已低回忍耐且抱且  
 捱至中夜復請曰予為子斷腸矣瓊曰吾豈木石其斷兄腸弟  
 頰頰之交惟在情真意懇耳豈在玩弄形骸戲謔枕席乎兄但  
 以詩教姊亦以詩答兄則斯文之雅勝于骨肉矣生曰自見

白錦佳會



一

一

一

芳卿屢屢夢想幸會幽情正擬歡娛乃今玉躰相偎金枝不掛  
藍橋既隔畫餅成空是之謂外合而中離陽親而陰疎也瓊曰  
妾愛兄以心不以迹兄愛妾亦當略迹而原心必欲以戲狎相  
尚須待瓊再生矣生知其意不可強也遂相與更唱迭奏以消  
永夜迨東方既白錦娘至曰新人貪睡失時候耶生曰枉爾為  
月老使我怨蒼天錦笑曰月老解為媒能教汝作事耶少頃奇  
姐至生曰終夜無眠肝腸盡斷頌妹垂怜救我殘喘奇笑不答  
密謂瓊曰白哥何出此言瓊以實告奇曰如此固執太不近情  
耳生在錦房間言甚躍突出抱奇欲與訂盟奇曰妾非垂髮齊  
年安敢薰葭倚玉錦曰吾妹尚幼未諳情事兄勿摧挫之生鬱  
鬱無聊遂欲告歸錦乃設計邀瓊相與餞生次夕同至百花園  
內錦出令以勸瓊奇勸瓊以盡飲錦自稱主婚大姐奇自號年  
少冰人啐醉交歡摘花相贈瓊不勝酒力頃覺沉酣正是竹葉  
綴三行桃花浮兩臉愈加嬌艷酷似楊妃生乘機扶瓊就寢錦  
為解羅帶奇為布香衾瓊半醉半醒且推且就曰妾似嫩花未  
經風雨望兄見怜勿為已甚生咲曰非為相怜不到今日但見  
採掇之餘腥紅點點展轉之際無限嬌羞臉斜似半面嫦娥眉  
蹙似病心西子真是一朶花英恐遇遊蜂輕折十分春色却來  
舞蝶侵尋須臾玉露點白蓮幾度銀河漾秋水生欲採而女求  
罷女欲休而生未肯休神思飛揚如風之轉柳形骸留戀如漆  
之附膠誠天下奇逢世間佳偶斯時錦奇竊視不覺和風入骨  
香汗透胸矣生既罷興瓊謂之曰妾生塵世落此身特蓄結



王謝之姻不意見崔張之事但微軀既托之兄則好速更屬之誰因以所佩玉環授生曰願終始如環不絕矣未幾樵鼓三更瓊倦而思寐生共枕片時乃曰吾去謝冰人免令懊恨遂開錦娘之戶上鏤金之床時錦酣睡被生驚覺曰適自何來豈月老又無功乎生具陳初終不敢隱蔽錦曰吾悉聞矣試君心耳生因求歡錦固辭曰一座豈有兩主生咲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因與之夕譔錦附耳曰奇妹功亦不少彼在東床獨宿兄可着意時奇已醒聞言詐睡柰生與如狂刻意求歡奇堅守不從曰後會有日生復苦懇奇亦哀告錦恐鼓跡外揚乃勸生釋手次早奇嬌羞滿面乃以省母辭歸蓋畏生之逼已也生亦去鄉連旬不返瓊為生切念又為奇苦懷因題七言古詩一首密寄奇

馬詩名飛鴈曲

日斜身傍采雲遊雲去蕭然誰與伴不見雲中抱月人泪珠點灑江流滿並頭鴻鴈復無情不任聯飛各分散莫往莫來繫我思片、柔腸都想斷。

奇讀詩長嘆遂步韻以荅瓊曰。

采雲昨夜繞瓊枝千秋萬秋長作伴舉首青天即可邀何須泪洒江流滿江頭打鴨鴛鴦驚飛北飛南暫分散歸來不見月中人任是無情腸亦斷。

瓊見之不覺掩泪錦請之嘆曰一姊皆奇才天生雙女士也然錦亦通文史但不長於詩至是瓊強之和亦荅作五言曰。

巫山雲氣濃玉女長為伴而今遠飛揚相望泪流滿襄王時

來遊風伯勿吹散歸燕亦多情音書猶未斷。

適生令小僮奉楊梅與趙母。瓊將錦詩密封與生。意其必瓊所為也。是夕乘黑而至。瓊且喜且怒曰。即非雲中人也。是乃花前蝶耳。花英未採去。來。花英既採。一去不來。生曰。實因家事無可柰何。昨來新調。卿所製乎。瓊曰。錦姐新製。生曰。曾子固能作詩乎。瓊曰。向來只謙遜耳。生曰。末二句何意。錦曰。為奇姐耳。因述其由。及出瓊奇二作。生曰。三姬即三妙矣。瓊咲曰。四人真四美也。生曰。吾當奉和新詩。但遠歸勞頓。求少息片時。錦曰。請卧大妹之房。以便謝罪。瓊曰。請即四姊之榻。亦可和詩。二人相推。久而不決。錦咲曰。妾亦久沐深波。妹猶未嘗真味。決當先讓。再無疑焉。生乃携瓊登床。稍加歡謔。亦未大騁芳情也。事畢。

瓊謂之曰。奇妹與吾共患難。結以同生死。今為愛兄。失此良友。殊增怊怳。生曰。吾見三姬均所注思。由此達彼。素有是心。但為卿方入手。又顧而之他。恐取薄倖之誚耳。且此女芳心未動。待定更堅。卿將何以為謀耶。瓊曰。吾嘗玩其拜月詩。似非無情者。但恐其見機不復來。此若更再至。亦易為曷也。因誦奇姐詩曰。盈。秋月在中天。今夜人人拜新月。高照地天。今古明看破。千山萬山骨。清輝不減度年華。光陰轉眼如超忽。我心我心。月自知。勿使青春負華髮。

生嘆曰。清新流麗。真仙子口也。恨不獲相倡和耳。須臾。錦促生去。蓋久行情濃。遂邀生歡洽。生如嫩蝶。恋花錦如新花。向蝶花。心姿採花枝。搖動。興猶未已。因聯臂下床。效展鷺之形。習舞寫。

之勢。錦於得趣之際。未免轉出嬌。雖懼為瓊所聞。然不能自禁矣。次日兵報戒嚴。狂寇肆掠。瓊竒家眷填滿趙家。生欲入無所。乃給于趙母曰。母有重壁。與兒為隣。欲寄篋竒。未得其便。愛生如子。遂令啟一小門相通。生揣循此可達瓊房。亦可為竒之計。不料竒自歸後。甚屬意于生。嘗吟一絕云。

巫山舊枕處。那堪離別時。雲卿頻入夢。何日叙佳期。

是日復至。瓊笑問曰。思白兄否。竒曰。原不相染。烏得相思。午後因檢綉冊。瓊見前詩。指之曰。不思白兄。乃想佳期耶。竒咲曰。夕與姊別。思叙佳期。爾瓊曰。男女相會。是為佳期。本思雲卿。若何推卻。竒曰。但思何妨。瓊曰。吾為妹成之。是夕趙母欲竒話別。瓊托疾不往。生自重壁至。見瓊在房。握手求歡。曰。初開重壁。適遇

啟行若欲空歸。恐非吉利。瓊因和衣與會。述竒芳情。生曰。吾點喻矣。遂趨出。少頃。竒飲罷。謂瓊曰。妹今夜別寢。恐白即復來。瓊曰。當此眷屬鱗集。白即永不能至。若欲並枕。除非半夜夢中。竒不知重壁可通。惟固鎖錦門。曰。任白即至。不能過此門矣。悉解衣與瓊共卧。至夜半睡熟。生突自重壁來。竒半醒。半昏。以為瓊也。及蝶至花前。乃始驚覺。生曲盡蟠龍之勢。竒嗔作舞鳳之形。曰。今宵若可就。必早赴幽。宜明日若負心。定終為泉鬼。生竟不能強之。錦瓊呼曰。兄真無力量。竒曰。姊何太逼人。至天明。含羞不起。瓊再三開諭。乃歛容下床。時生已去。瓊問今宵之約何如。竒咲而點首。是夕生設佳宴。邀三姬過。重壁詛盟。其盟詞皆錦代製。錦先製姊妹三人告詞。當天焚奏。其詞曰。

惟辛酉四月初九日同心人趙錦娘李瓊姐陳奇姐共  
明香上告月府之神曰竊以女生人世魂托月華是太陰之  
精靈寔微軀之司命也錦等三人締為姊妹如負月前之誓  
難逃月斧之誅於昭在天伏惟朗鑒  
又製與生同盟告詞羅列轉拜其詞曰  
維重光作噩之歲正陽穀旦之時同心人白景雲趙錦娘李  
瓊姐陳奇姐皆結髮交也荷天意之玉成諒月老之注定男  
若負女當天而骨落形銷女若負男對月而魂亡魄化皎  
照臨皇、遵守

是夕四人共飲三鼓罷寤奇先歸綉房倪首羞縮欲背前言瓊  
曰盟誓在前豈敢相負奇執瓊手曰真箇羞人將奈之何瓊為  
撒去金花奇又不解羅帶瓊笑曰吾妹有何福德起動十七歲  
小姐作媒耶因為之解帶奇含笑而登床蒙被而就寢瓊囑生  
曰慎勿輕狂嫩花初吐也生荅曰母勞過念但見交股之際一  
段井香人間未有略加點綴便見腥紅生乃細細溫存輕護  
惜待意心動乃敢求歡奇曰只此足矣生曰此是採花未行雲  
雨二姬雅態妹所悉聞若不盡情必至捐命奇不泚已乃復乞  
從但見芳心雖起花蕊未開驟雨初施何堪忍奈乍驚乍就心  
欲進而未能萬阻千推口欲言而復止愁眉重蹙半臉斜偎鴛  
枕縱橫頓覺蓬鬆雲鬢玉肌展轉好生不快風情雖其繾綣之  
愛固根於肝腑而嬌羞之態自露於容貌生念瓊囑固敢恣行  
但得嘗試即諧至願夜半瓊姐舉燭來曰吾妹污無倦乎生與

大發拽瓊入懷盡洩其未洩之趣瓊亦挽生盡樂其未樂之情須臾滿面皆春不復作含羞狀矣既罷奇曰吾姊得無倦乎瓊曰但不如妹之苦耳三人過詭日晏始醒生方自重壁遁去而李夫人陳夫人忽至見二姬忙起猶未飭粧因責之曰鷄鳴盡淑女流常訓此何時也瓊奇答以夜習女工五更方就枕耳二母雖信之回而二姬膽兒破矣奇深懊恨瓊亦赧然相對無言臨鏡不樂奇曰自今痛悔前過瓊曰我亦大覺昨非錦隔牆呼曰只恐白郎來芳心又依舊耳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錦曰吾罪誠深須宜出首奇曰姊首何人錦曰專首二姐奇曰有何可據錦曰詩句尚存瓊曰我與汝姊妹調和從今作青白世界錦笑曰江漢以濯之不可清也秋陽以暴之不可白也奇曰我當入侍慈母不理許多閑非錦曰不過三五夜復想叙佳期矣竟不覺大笑錦娘持尺幅曰我欲與白奇製雙履願二姊共樂成瓊奇曰依命於是錦娘倡首二妹協功日暮倦勒共成聯句為五言排律云

四月朱明候陽和乍雨天榴花紅噴火荷葉綠鋪錢公子遊  
瓊苑奇英奏碧泉柳暗迷歸路花香透坐筵雲鐘敲清韻錦  
瑟奏初絃意馬牢心猿蕩牽多情慵針綉浮趣賦詩  
篇蛺蝶臺前舞鴛鴦水外連願為連理樹合作並頭蓮信誓  
深銀海風流滿玉川文君如可作司馬亦稱賢為製銀雙履  
高步紫烟

越數日生赴試三姬即以製履贈行月餘趙母令人往探捷音

二姬相對沉吟。側耳欲聞。真信奇。咲曰。白哥既有探花手段。必有折桂才能。此行決應高選。不須姊猜疑。瓊咲曰。汝是座上觀音。說話自然靈聖。錦咲曰。他只一夜夫妻。識破十年學問。言未訖。家童入報。趙母曰。白大叔考居優等。趙母甚喜。日暮。白生歸。趨謁三夫人。以所賞銀花獨獻之。趙母分賜三姬。各粧為七寶花勝。奇姐一枝。尤加巧麗。瓊姐戲以詞名憶王孫。

姮娥神已屬王孫。坐對花神。又斷魂。語鶯聲。不忍聞。想越昏。花勝鮮研獨倚門。

是夕入三姬之室。談咲秘時。不覺推樓起鼓。錦對瓊曰。二姬尚未知趣。今夜當使盡情。乃一血。白即解衣。一與奇姐卸裳。奇再三推阻。錦曰。自此以始。先。後大生然之。遂挽奇共寢。但見身未登床。先言痛惜。手方比翼。細語護持。未堪重任。雖索深歡。生乃釋奇。徑趨瓊榻。兩情俱動。百戰不休。瓊曰。願君安息。片時相與談話為樂。因詢奇幽興。生具道真情。瓊聞言愈蕩。生亦色福。堅於。是復為蜂蝶交。及罷。瓊謂生曰。君為妾困倦。如斯。妾不忍。君即別。但錦姐虛席已久。君將若之。何須更。錦至樓。生同去。錦風月之態甚嬌。生雲雨之情未已。在生已知錦之興。濃在錦惟。惧生之力怯。塵戰良久。錦亦求和。謂生曰。君懷抱甚佳。妾願欲已足。但思與姊妹為同床之會。未識君意若何。生曰。此人間之最樂。第恐二妹不從耳。錦曰。吾給之。使來。然後以情語之。于是錦給瓊曰。白即暴疾。如何是了。瓊忙起問安。被生抱住。乃告以錦意。只得曲從。繼復給奇曰。白即暴疾。瓊已問安。汝獨恣然乎。

奇張皇索衣錦白暮夜無妨速至榻前亦被生抱定嬌滴三  
鸞伴一鳳樂陶一月帶三星至五更睡覺清光如晝生疑為  
天曙喚諸姬俱起錦笑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瓊笑曰星月皎  
紫明月在天奇笑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生曰試調蝶戀花  
何如瓊因誦東坡花褪殘紅青杏小之章生曰即此為韻試看  
可與東波頡頏否因吟曰

誰家寶鏡一輪小拋向雲間光遍羅幃繞夜淺夜深今多少  
玉露玲瓏灑芳草○院宇深沉誰知道驚夢殘更却被佳人  
笑恨斷楚天情悄○花暗蝶朦添煩惱

瓊曰吾姊妹聯句以和之錦曰非所長也奇曰縱不工亦紀佳  
會耳于是瓊為首唱

綠窓人靜月明小銀漢波澄下向藍橋繞楚峽深春非少  
淡一巫雲擣瑤杵不謂嫦娥來知道驚起東君自驚還自笑  
聞睡鳴啼鴉敲竹幾番惹得多情惱

生嘆曰真三妙也此生何幸有此奇逢乎因復就枕談話衷情  
不能盡述自是屢為同床之會不意隔垣耳近有隣姬者綠卒  
婦也疑生無內屬女有女音鑽穴窺之且得其狀次早生過其  
門笑謂生曰昨宵可謂極樂矣生詰其由曰皆實恐事泄遂  
奉金簪一根求緘口婦笑曰何用惠但着片心耳生歸告錦娘  
且曰姑勿與二妹知恐其羞赧難容也錦曰此婦頗有酒風  
情況但着片心之語不謂無意於君之不與一遇敗乃事矣生  
不得已至晚徑詣隣婦坐會通宵因悉得其真情與生共誓緘

口是夕瓊奇噴生不至錦不以告但口占四句示之曰

誰知復誰知花妖窓外窺花陰月影動猶自想花枝

瓊奇駭曰異哉此詞錦曰昨宵事露矣白即去矣瓊奇淚連因叩其詳自是同床會散生姬深加歛迹焉至五月五日生為趙毋賀節毋亦置酒邀生生製一詞名浣溪沙

晴天明月漲藍橋畫鷁蕭鼓明江臯翩彩袖擁東郊倚欄杆悶索懷抱武陵溪畔燕歸巢誰怜月影上花稍

時李夫人暨陳夫人在座皆極口稱善以示三姬三姬謂之悄然李夫人曰汝等不足白即詩乎未免謂其傷寒太露耳三姬微笑以頤亦各散去是夕生扣重壁小門瓊奇固蔽不開生扣既久錦娘啓扉二姬見生淚下如雨生知錦洩前言并三開諭

之曰月下之誓誓以生死何涉之有卿不記申嬌之事耶萬一

不所懷則嬌為申死申為姬亡夫復何恨生即剪髮誓曰若

不與諸妹相從願死不娶諸妹亦斷髮誓曰若不與白即相從

願死不嫁於是四人相對盡歡後數日陳夫人語趙毋曰天氣

炎蒸人恐染病百荃園涼亭水閣可居三女子于中銅其出入河

如趙毋然之遂自瓊奇房開後門恣其園亭遊樂以為外之閑

鎖謹嚴而不知內之重壁甚便雖諸侍女頗有猜疑亦竟不知

生出入之路一日生與錦奇在臨水閣中肆樂瓊獨潛歸錦作

書令奇招之瓊復書曰

即晨夏景朱明鶯荃流麗蓮台似六郎之一笑榴紅擬飛燕之初粧魚作態而戲金鈞鳥宿嬌而穿細霧納涼亭上習習



清風臨水閣中騰騰爽氣誠佳景也况有文君之色太真之  
顏凭欄笑語潘安之貌相如之才撫景寫懷豈不樂哉然古  
人有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樂不可極極樂至哀且媒媪豈  
端莊之度淫褻真醜陋之形讀相鼠之詩寧不寒心姊女中  
英也即士中傑也願相與念之即日芳妹李瓊心歛衽覆  
奇姐持書來曰鶯心不肯至紅娘做不成此書中好一片雲情  
雨意要汝等跪聽宣讀生長篇曰好姐姐借我一觀奇姐曰要  
姐姐深深拜拜錦如其言奇山諸袖中生錦袋讀笑曰這雲情  
月意豈不害了相思不會作紅娘反會來賣弄錦曰好好還我  
一拜生曰我要他替做鶯鶯按罷多時大笑而罷越日錦奇遊  
芳沼之濱見沼中蓮一帶兩心喜以告瓊瓊曰此佳祥也因携  
手同玩亦喜以告趙母趙母邀李夫人陳夫人同賞酒既具李  
夫人持盃祝曰老身一子又宮他方致令女孫及笄未配此老  
身之深慮也今天賜佳兆願否快婿又為陳夫人祝曰願奇姐  
早定良緣趙母請曰有此佳祥可召白生來一看少頃生至神  
氣沮喪如失意人趙母扣之生細陳曰見原配曾邊總女今曾  
遠宦邊疆父不欲見遠去成親曾亦不欲女遠歸還親各有悔  
意春初父運糧入京與曾相遇立退書道有叔自荊州回姑  
道其詳耳趙母笑曰見勿慮我汝為媒芳沼中有蓮並蒂且  
往觀之生別去趙母謂李夫人曰鄙意欲以白即配瓊姐何如  
李夫人曰第恐其事未真謀未定須待彼遣媒博訪之時方可  
言及此時春英在旁聞此語密以告生生入錦房與三姬商議

曰瓊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勢難兩立。為之奈何。錦曰。吾觀二妹  
所謀。畢竟皆歸於吾弟。不知誰先進耳。今宵焚香告天。各書其  
名。盛以玉椀。先得者今日謀婚。後得者異日謀策。非一舉而有  
雙鳳之美乎。生深然之。遂具告天之疏。一掣得瓊姐名。奇笑曰。  
使吾姐為良臣。吾為忠臣。不亦可乎。于是四人計定。翌日。生言  
于叔。遣隣嬖為媒。言于趙母。趙母以告李夫人。極力贊焉。大人  
許之。擇日報聘。生叔致書曰。

家兄遠宦。命弟主盟。趙母執柯。兼隆金幣。絲羅未結。脫寔倍  
於百朋。瓜葛初浮。瑞長流於萬葉。李夫人捧讀復書曰。玉池  
獻瑞。並蒂呈祥。事不遠於三時。慶遂成於一日。觀雲錦之輝  
煌。知百年上鳳。開鸞媒之報喜。兆五世其昌。

生得書甚喜。隣婦乘間戲生曰。官人穩睡。不怕潛窺矣。初陳夫  
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但以相距六歲。心內遲疑。奇至是陰自  
刺其雙臂。左有生為白。即妻。右有死為白。即鬼之句。生是夕見  
之。痛惜不已。雙泪交流。自投于床。瓊因勸奇與之共寢。生終夜  
傾淚如雨。自是與奇為益密矣。次日奇謂瓊曰。吾未知事速白  
兄否。然感此繾綣之情。雖糜骨何恨。瓊曰。姐既事白。即焉忍妹  
失所。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瓊笑曰。三人一體。安有彼此  
錦復笑曰。姊念我不。瓊曰。成我者。豈不念功。三人  
復大笑。未几南陸轉西。九秋勝會。在華而擊宮月。嫦娥親下  
廣寒。槐奏黃而舞西風。英俊忙動天道。生治行裝。赴省應試。與  
姬相別。無限傷情。三姬各贈別詩一首。

瓊姐詩曰

良人將離別。泪洒眼中血。杜宇啼悲鳴。秋蟬淒哽咽。此情只自知。而汝渾難說。願步入蟾宮。桂花手中掇。奇姐詩曰。欲別猶未別。泪珠先流血。訴短及道長。既哽又復咽。不向夫君言。更對誰人說。惟願折桂枝。高高雙手掇。錦娘詩曰。人別心未別。謾將苦流血。我因夫君悽。即為妾身咽。行矣且勿行。說了又還說。折桂淮早歸。蟻老莫去掇。

生至者。溫習經史。屆期入試。然眷念三姬。未嘗少置。三試既畢。修書遣僕回問。安兼具三姬老勝。瓊錦甚喜。對奇姐轉加慘悽。復書曰。妾陳奇欽。枉復書於夫君。白天啓解元文几。夏光已邁。秋宇

倍悽。每中夜涼風四起。孤鴈悲鳴。則伏枕泪零。幾至斷絕。聽砧杵之音。聆簷鐸之響。怒馬如擣。此時此情。何可彈還。緬想洒落之人。寧識憂愁之狀。耶。自烏山邂逅。繼以月下深盟。懇殷殷。將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偶隔一日。想切三秋。今言別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歟。情胡不切。天胡不寒。天乎。吾何不為涼風。時時與君相傍。天乎。吾何不為烏山。日日向君悲鳴。耶。妾與君誓。夫君亦同妾誓。美第恐時勢乖違。梳事旁午。欲明之於母。又懼母不見。伶欲訴之於姻戚。又恐姻戚強笑。訊天天不聞問。蒼蒼無語。其所以自畱與自樹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責。然死如有知。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無知。同朽草木。又不如寄生人世。萬一可以見君之為。

愈也。君其為我面之。存沒之誠。此言盡矣。承惠翠羽。卷勝。雖為覩物。思人之助。祇增誰適為容之悲。附以海物。願君再食。兼以涼鞋。願利攸往。餘惟棘闈。魁選。海宇揚名。是妾等三人之至願也。

生僕至。授書展視。未竟。涕泗交頤。自是功名之心頓什。故人之念益殷矣。月終揭曉。名落孫山外。遂策馬歸。三姬見生之歸。如膠附膝。諸母因生之至。亦喜動顏色。是夕。過重壁小門。仍為同床之會。生終夜長嘆。錦撫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懷。瓊曰。即非為此。縈懷。只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知我心者。為之柰何。瓊曰。吾與大姊有計。計矣。君將來必有荊州之行。宜先具聘禮。付與吾妹。俟君行後。陳姨必將議親。吾二人因以實告。并以吾妹臂刺文示之。然後獻君聘禮。則陳姨勢不得曲從矣。奇笑曰。計固奇。如顏之厚。何。錦曰。如此可成。而皮可剝也。生曰。向實為此縈懷。今聞計心釋然矣。自是留戀月餘。歡好尤篤。俄而生父命僕來探秋闈之信。且命早至荊州。生不得已起行。三母致贈甚厚。三姬相送。悽悽策馬在途。舉目有山河之異。飛舟迅速。臨流切風月之懷。生之思姬。不殊姬之思生矣。豈料生去後。有楊把總者。聞錦娘之美。以白金五十兩為趙母壽。欲求見錦娘。錦却其金。不與見。楊欲以勢挾之。錦曰。我頭可斷。我身不可見也。楊懼而止。未幾有朱姓者。亦貴宦家子。年方弱冠。聞奇之美。命媒求婚。陳夫人初未之許。後遇見朱子貌而慧。遂許焉。擇日報聘。奇忽稱疾。絕粒者三日。夫人惶惶。問所由。瓊以實清告之。

夫人曰。門禁森嚴。白即能飛度耶。瓊曰。如不信。請看奇妹兩臂。夫人見而駭甚。瓊復開筭。出金帛以獻曰。此白即奉以為信者也。夫人曰。果如所言。置汝何地。瓊曰。吾與妹共事一人。誓生死不相背負。願姨早賜由從。夫人曰。我豈不從。何如。瓊曰。妹已與瓊訣矣。若姨不從。則命棄旦夕。夫人墮淚。隨告趙母。趙母曰。天下事有經有權。事勢至此。不若從權。遂勸夫人受其聘。翌日。夫人歸鄉。遣僕抵京州。召生訂婚期。三姬亦以書附達焉。未數日。寇作。夫人驚病垂亡。奇聞變號泣。往省瓊。執奇手曰。寇賊充斥。殊未可行。奇曰。我寧死于賊手。豈忍不見母。因絕裾而行。及抵家。聞官兵大至。衆喜以為無虞。不知即賊兵也。圍渾江。擄掠男婦甚衆。夜入陳舟。見夫人病卧。欲兵之。奇泣呼曰。勿殺母。女代之。賊見其天姿國色。遂劫以行。併其侍婢蘭香亦與焉。次日。賊懼官兵追。退屯一宦署。村所掠男女悉禁其中。奇語蘭香曰。我為母病來。豈知為母死。我若苟延。必被賊污。異日何以見白。即乎。乃咬指血書于壁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猶未歸。妾身遭此變。兵刃遽能遠。其為綱常死。誰云名節虧。乘風化黃鶴。直向楚江飛。

題畢。謂蘭香曰。吾母子相從於地下矣。遂縊而死。蘭香抱之哭。賊來怒殺蘭香。是夕有人來報。錦瓊。錦瓊號慟。願以百金入賊營贖其屍。衆懼不敢往。次日報賊退。又報陳夫人。即世瓊姐。乃帶秋英等。往收奇屍。錦娘乃帶春英等。往殮陳夫人。二母親為治喪。喪事畢。二母二姬始入城。其哭泣之哀。不可盡述焉。白生

原配曾邊總女字徽音者賦性貞烈才貌超群酷愛烈女傳一書自玩不釋聞其父與白氏悔親將再醮吳總兵子遂獨坐小樓身衣白練五日不食父母驚訝乃遣其二郎奉勅差往江南勾軍并送徽音歸家完娶時生與其叔亦自荊州田中途相遇比至郵亭見一女下車綽約似仙子亟問力士答以曾邊總女歸家完親生戲謂叔曰未知曾女今適何姓試往省之生遂投刺諱白生為田姓二郎迎見生問曰鄉大人自何來二郎曰自遼邊來送妹還鄉成親耳生曰令妹之夫謂誰二郎曰庠士白景雲生曰此兄娶李辰州之女又美家君與之同宦荊州倘知其詳二郎曰既知其詳愚不敢隱因述其始終生笑曰以尊翁之貴令妹之賢何獨無良配乃関情於白氏子耶二郎細述其

二姓意生嘆賞久之自是一路細繆不啻兄弟然二郎具

以實言生終不以實告叔見徽音節操勸生並娶生曰侄非不

欲但既與瓊奇深盟必須兩娶今一娶得三公諒其謂我何且

此文未必真心二郎未必真語容再探之次日令其叔給二郎

曰舍侄尚未謀親令妹若肯俯就所甚願也二郎徐為妹言之

徽音喚婢曰取水來洗耳吾不聽汚言繼以生求婚詩進徽音

見之呼婢曰取水來洗目吾不觀汚詞自是二郎不敢言生亦

不敢譎將抵家生與二郎別曰吾嘗與兄言白即吾表親也事

必與我謀今彼已娶李瓊姐為妻更有情人奇姐為次令妹若

去置之何地若令妹居長瓊必不甘若令妹居下堂堂小姐豈

後他人以吾計之惟有三人共結姊妹可以常處耳二郎乃與

微音共謀復生曰舍妹身為網常非貪逸欲若歸白即可免失  
身之誚若序長幼共無爭競之心生曰如此則善矣言訖遂別  
至前途遇陳僕得書見奇姐事訖喜溢面目及抵趙舍謁趙母  
見錦娘慘然泪流力問其故始知有奇姐陳夫人之變生聞言  
號慟仆地移時方甦連日不食李夫人傍徨親勸之食生目不  
瞬夫人恚曰汝知有陳母亦知有我汝知有奇亦知有瓊且彼  
為子死孝為女死節夫復何恨予豈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  
耶趙母亦善勸生稍進食因令人為奇招魂立主以祀之奇弟  
雙歌托錦為之撫卷奇恆在鄉覓隣為之守護其招魂詞曰  
哀哉魂也予之招方魂何在平在九天兮然魂為我死豈忍  
舍我而之天兮魂何在平在地下兮然魂欲與我追隨烏能

新編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三

鳩茲 洛源子 編集

幽情類

雲華月娥傳

魏鵬字寓言延祐初父巫臣叅政浙江行省生鵬於公署而卒  
母蕭夫人携鵬歸襄陽鵬少而穎異里中以神童稱之至正間  
屢舉不第因撫几長嘆曰大丈夫當唾手取功名而一第乃不  
可得耶母恐其悒鬱成疾命之曰錢塘山水最佳可以開豁塵  
襟且汝父多門生故吏在焉何不一遊生翌日戒行母以書付  
生曰持此達莫夫人莫故賈平章婦也生退私啓其封乃知母  
與莫有指腹為婚之約喜不自勝及抵抗詢故吏無一在者遂

促居邊。姬家。姬蓋達睦丞相寵姬也。丞相薨。晚嫁民間。然通詩書。曉音律。工刺綉。多往來達官家。為女子師。生重其履歷。欽容問之。曰。丞相與先叅政賈平章同時乎。姬駭曰。即君豈魏叅政子耶。生曰。然。姬喜曰。真韓子所謂稱其家兒者。因置酒款生。生曰。平章棄世矣。今有誰在。姬曰。平章一子名麟。字靈昭。一女名娉。字雲華。擬顏色似桃花。映春水。語態度似流雲。迎曉日。十指削纖纖之玉。雙環縮嫋嫋之絲。填詞度曲。李易安難繼。後塵織錦綉圖。蘇若蘭詎容獨步。莫鍾愛之。俾從余學。余自愧弗如也。生聞之。知其為指腹人矣。遂起曰。老母有書達彼。敢托先容。姬許諾。晨詣道。襄陽魏生至。莫駭愕曰。日月如流。頓踰十五載。生既至此。何為他寓。遣春鴻婢速請生至。及門。鴻先入。莫夫人取命服出堂。生再拜。夫人曰。魏即別時尚在襁褓。今崢嶸若此。慰勞特至。及覽生母書。問蕭夫人安否。生答以幸無恙。須臾呼蒼頭召麟。見出拜。復命春鴻曰。乃娉之來。俄而一女子出。綉幙後冉冉而至。面生展拜。徐退立於夫人座右。生熟視娉。娉真國色也。於時神魂飛越。舉止恍惚。恐夫人覺。即告辭。夫人曰。先平章與叅政契篤。今蘭尊堂與老身情聯姊妹。自二父不祿。兩家間濶魚沉鴈杳。天各一方。詎意殘齡得覩英竒。喜慰何可勝言。即君乃爾寡情耶。言訖。水陸畢。陳夫人親酌。命娉捧盃曰。魏即年少長。既辱通家。當為兄妹。汝宜跪勸。生倉皇接飲。一吸而盡。娉持盃至夫人前。灑餘酒於案。曰。兄餘未罄。更告一盃。夫人笑曰。纔為兄妹。便鍾友愛之情。即君豈得恣然乎。生遂盡歡。夜



分寓生於前堂東廂房。但見屏幃几席筆硯琴棋靡一不備。生既得定居，復遇殊色，且驚且喜。但念夫人雖甚見愛，而絕口不及姻事。且令與婢認為兄妹，心甚疑之。次日暮，詣伍相祠祈夢。神報云：「洒雪堂中人，再世月中方得見嫦娥。既覺莫曉，所謂晨以質之於友，婢暱生出，携春鴻潛至其室。見几上有嬌紅記一冊，笑謂鴻曰：『即閱此，得無蕩心乎？』因戲題絕句於卧屏曰：『淨几明窓絕點塵，聖賢長與日相親。文房潇洒無餘物，惟有牙籤伴玉人。』」  
蒼柳芳菲二月時，名園剩有牡丹枝。風流杜牧還知否，莫恨尋春去較遲。  
生知為婢作也，乃賡韻以答婢焉。

水肌玉骨出風塵，隔水盈盈不可親。留下數聯珠與玉，頻將分付有情人。

小桃纔到試春時，不放深紅待滿枝。只為易開還易謝，東君有意故教遲。

吟畢躊躇無便可投，忽春鴻具饌來。生遂移身逼鴻，笑語曰：「汝姐既視我為兄，汝何惜暫為吾婦？鴻變色曰：「夫人家政嚴肅，毋得溷亂。生曰：「東園桃李片持春也，何害？因與鴻狎，令持東去。鴻入遇婢于堂，即以與之。婢請罷，嘆曰：「清新流麗，類其為人。言未已，聞夫人眩暈，思卧。令婢婢率諸婢早閉門。時櫻兒秉燭伴婢出堂，見生孤立廡下，驚曰：「兄未寢乎？曰：「寢於此。生告以渴，甚求飲。婢執燭令櫻入取茶，俄而風聲流。婢曰：「汝亦風流乎？」

生曰子不聞李羨山云蠟燭成灰始淚乾媵曰羨山浪子何煩  
齒頰生曰人同此心焉可獨痛羨山媵曰然則兄亦羨山之流  
矣生曰風情幽思自謂過之平旦生起整衣冠趨夫人閣問安  
時媵正坐閣西隅低鬟束雙鬢生屏身於戶外潛窺媵婢福福  
見而報媵大憤將起白夫人生惶恐謝曰因候夫人路迷至  
此兄妹之情寧忍見寃媵曰男子無故不入中堂况造人家閨  
閣乎生連揖媵曰聊恐兄爾無勞深謝隨指閣前小盆內瑞香  
一株命福福送去東廂為幽人伴生曰得此一株花心可折矣  
媵笑而頷之無何節屆清明夫人出郭奠平章墓生度夫人行  
遠徐步中堂徘徊久之見福福出急持福裾問媵婢所在福曰  
小姐深閨淑媛凜不可犯妾敢冒昧導君唐突西子耶袖有白  
綾帕君試吟情詞於上待妾與之觀彼若心動事諧必矣生欣  
然握管題以付之曰

綾綃元自出龍宮長在佳人玉手中留待洞房花燭夜海棠  
枝上拭新紅

福袖帕入佯墮於地媵拾而觀之微笑曰此必狂生所為生尾  
其後撫媵背曰韓壽竊香相如滌器言狂者事也媵回顧曰毋  
浪言且就坐盟心生大喜乃促席語媵曰我奉慈親嚴命俯申  
指腹舊盟奈夫人不念千里遠來了無一語見及豈不斷送人  
耶今幸逢子異諧所願媵撫髀嘆曰予豈木石人哉夜寐夙興  
惟君是念但事不善始焉得令終當計萬全毋輕一舉生曰若  
待六禮告成則予墓草秀矣子其憐之毋吝今夕媵未及對而

娉題詩生裙



告夫人曰矣。生倉皇返室，因誦崔灑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娉過窓外，聞之呼生曰：大丈夫何戀々鄉土乎？生曰：既事不諧，處此無益，莫若歸耳。少頃，福福持一箋至，生取視之，乃詩一首也。喜而誦曰：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寄與風流琴桂客，管教今夕見嫦娥。

不期娉方寓意，而生為友人邀飲于平康妓秀梅家。夜分，娉來生已沉醉酣寢矣。遂援筆寫詩一絕於生練裙上，悵快而云：

暮雨雲雲少定蹤，空勞神女下巫峯。襄王自是無情者，醉卧月明花影中。

晨起酒醒，徐步花下，忽風吹生裙，裙番見字，並視之，乃七言絕。

句娉所染也恨為友悞失此良緣乃賦憶秦娥云

春簫索可憐更負佳人約佳人約今番准定莫教違却世間  
雖有相思藥應知難治身如削身如削盈盈珠淚夜深偷落  
數日後屬平章忌晨夫人赴佛會追薦生喜曰天役人願矣俄  
見娉送夫人出回過東廂強擁之入娉卻曰如此衆婢何萬一  
洩露幾敗乃事姑待中宵夜靜月明生徑趨娉室但見綠窓半  
啓絳燭高烧上衣紫羅衫下着翠文裙手撚龍涎于金雀爐中  
焚之香烟縹緲燭影熒煌驟望見娉疑與仙遇生促之就寢娉  
乃取白綾帕付生曰兄詩驗矣可謂海棠枝上拭新紅也生笑  
為娉解衣即帳娉低聲曰妾幼處深閨未諳情事兄幸見憐毋  
為已甚生曰姑試之庶他日見慣已而呻吟羞怯果不堪勝而

蝶戀蜂恣未肯遂輟娉曰蒲柳之軀今已付兄伉儷之約兄善  
圖之毋使妾為章臺柳則幸矣生於枕上口占一詞曰

深院鎖幽芳喜今宵得效鴛鴦燭下訴情猶未了開錦帳解  
霓裳新柳未舒黃嬌柔怯曉霜畔低聲頻囑付諧老事好商  
量

娉亦依韻和以酬生曰

少小惜紅芳幸相如賦就求凰此夕偶諧雲雨約桃浪起濕  
衣裳從此退蜂黃芙蓉愁見霜海誓山盟休忘却兩下裡細  
思量

自此往來頻數無夕不效柰詔華易邁秋試迫期毋馳書召生  
速回夫人遂設餞曰願即蟾宮穩步桂枝高攀老身亦與有榮

馬娉侍側聞言悲喜交集至晚乃潛出別生曰正爾綢繆修而  
遠別天耶人耶至此極耶生曰試畢即面幸勿過思遂目送娉  
還哽咽登舟每遇風晨月夕水色山光觀景懷人輒增悲惋及  
抵家槐黃矣秋闈既捷即尋約遊杭夫人聞報出迎喜謂娉曰  
魏郎中第汝叨居妹列可無一杯致賀乎是日開宴中堂娉舉  
盃酌生曰三月不違仁今違人三月矣生笑而答曰三月不知  
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別後聚首兩情更洽不覺流光荏苒臘  
盡春生隨上禮闈榮登甲擢入翰林然身雖清要心切雲華  
踰年求外補得授江淞儒學副提舉遂徑赴錢塘需次待闕至  
日肅袍笏拜謁夫人夫人喜溢面目曰幸未上官免圖別舍吾  
家舊寓可以相延生退就東廂見風物依然因賦詩于壁以志  
感曰

不到仙家兩載餘竹窓幽戶尚如初梁懸徐孺前時榻壁寫  
崔生昔日書老柳漫為新態度江山不改舊規模未知當日  
桓溫幕還有風流此客無

娉自是夜往晨回傾情倒意謂生曰妾別兄後玉減香消嘗成  
閨思數首為兄誦之以示拳拳之私其詞曰

香閨曉起淚痕多倦理青絲髮一窩十二雲鬟梳掠遍更將  
鸞鏡照秋波又侍女新傾盥面湯輕裝雪腕立牙床都  
將隔宿殘脂粉洗在金盆徹底香又紅綿拭鏡照窓紗  
盡就雙蛾八字斜蓮步輕移何處去堦前笑折石榴花又  
深院無人刺繡慵閑堦自理鳳仙叢銀盆細搗青青葉染就

春葱指甲紅。又薰風無路入珠簾。三尺冰綃怕汗沾。低  
喚小鬟推綉戶。雙鸞自濯玉纖纖。又雪為容貌玉為郎。  
不遣風塵浣此身。願影自憐還自嘆。新粧燁燁為何人。又  
明月蟬娟照畫堂。深深再拜訴衷腸。怕人不敢高聲語。盡是  
慙慙一炷香。又潤幅羅裙六葉裁。好懷知為阿誰開。溫  
生不帶風流性。辜負當年玉鏡臺。

生得詩把玩不忍釋手。嘆曰。意既真誠。詞復俊秀。子其佳人而  
才子者乎。是夕生遂留寢。或俛紅倚翠。盡雲雨之歡。或舉白弄  
琴。極唱和之樂。無何時。逢七夕。庭結綵樓。夫人召生曰。今宵天  
孫賜巧。魏郎與小女各賦一詩。毋虛此景。娉詩曰  
斜躡香雲倚翠屏。紗衣先覺露華零。誰云天上無離合。看取

牽牛織女星

生詩曰

流雲不動鵲飛多。微步香塵浣襪羅。若道神仙無配偶。怎教  
織女渡銀河。

詩畢。瓜果羅列。敍俎備陳。夫人曰。此真天上佳期。人間良夜也。  
詎意樂極悲來。生驚母計。夫人乃召邊姬語曰。吾年垂白。形影  
孱孱。恃此一女。朝夕顧盼。若嫁他鄉。寧死不忍。向生母惠書及  
此。沉吟未及裁答。今生既得官。自有佳配。煩姬善為我辭。姬如  
言曰。生。生曰。不肖禍延先妣。哀毀之餘。寧暇為計。雖然。當指腹  
時。天地鬼神。昭昭鑒之。豈可以吾母既亡。背盟棄好。况閭闔下  
賤。尚知守信。曾謂夫人自其食言。耶。望姬以大義勸之。然姬雖  
反覆勸諭。而夫人堅執不從。生含淚曰。死生契濶。從此決矣。遂

生有曰好指

腹源四甲第

白不招為信

手好必母之

理也

促裝為歸計。娉聞之夜。與春鴻潛出。別生曰。兄守制。須當節哀。闕服。便宜他娶。妾命薄春冰。身輕秋葉。既已事君。寧容他適。惟是畢命窮泉。寄骸空木而已。乃歌踏莎行一闕云。

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無便。願魂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仙郎院。

歌訖。慟哭數聲。驀然仆地。鴻扶掖良久。乃甦。次早仍破匣中鏡。斷琴上絃。付生為記。生入辭泣下。夫人呼娉拜別。固請不出。蓋不忍與之見也。後靈昭聯捷。授咸寧尹。娉與母弟偕行。抵縣逾旬。息將垂絕。乃持手書囑鴻曰。為我。以是寄魏生。鴻謹藏而慰之。娉曰。吾與生甚不偶也。彼此指腹于前。男女分形于後。夙緣定矣。止女子事人。從一而終。苟可他適。則人盡天也。天地鬼神。其謂我何言。訖而逝。夫人慟哭仆地。追悔無及。命厚歛之。殯于開元寺僧舍。俟靈昭秩滿。載歸瘞焉。時生居苦塊。方度日如年。追念舊歡。杳不可得。忽接娉凶問。意奪神駭。哭絕復甦。開視手書。乃集唐人詩句為永訣辭也。詩其一。

自從消瘦城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獨宿孤房淚如雨。秋宵只為一人長。其二。紗窗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

萬里關山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其三。一身憔悴對

蒼眠。零落殘紅倍黯然。人面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

其四。菟歸溟漠魄歸泉。却恨青蛾悞少年。三尺孤墳何

處是。每逢寒食更淒然。其五。物換星移幾度秋。鳥啼花

一見賞心編  
落水空流。人間何事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坵。其六一  
封書寄教行詩。莫動哀吟倍慘悽。古往今來只如此。幾多紅  
粉委黃泥。

豈有死之魂  
附生平

生覽畢仰天誓曰。子既為我指生。我又何忍負子。惟終身不娶  
以慰芳魂。爾未幾。生服滿。轉陝西儒學正。提舉詣聘。殯所號泣  
曰。雲垂寓言在此。是夕似夢非夢。彷彿見聘前來曰。冥司以妾  
無過命掌箋。奏且感子不娶高羨曰。不可使魏叅政盛德無後。  
呼命我還。魂及驚覺。四顧寂然。但見淡月侵簾。淒風拂面。泣數  
行下。俄而有長安永宋氏女。年笄而艷。暴死。忽生曰。我實平章  
女雲華也。死已二年。數當還魂。今借汝女屍實。非汝女也。正疑  
院問女。即徑往咸寧尹宅。見夫人與靈昭相持痛哭。呼春鴻諸  
親。其存日遺物絲毫不爽。隨報魏生。生亦以夢中見。姊事告  
賈母子。於是重締前盟。開宴於提舉公署。夫人暨鴻往送之。宋  
丞亦與禮席。因詢丞女何名。乃知呼為月娥。又署後堂。舊有扁  
名灑雪。蓋取太白詩春風灑雪之。羨方悟伍相祠夢中語。一言  
成婚也。一言其妻名也。後娥生三子。皆顯官。封郡國夫人。卒年  
九十七。與生合葬云。

蘭蕙傳

吳邵富室有薛氏生二女。長蘭英。次蕙。皆聰明秀麗。能賦詩。  
父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名曰蘭蕙。適承天寺僧善水墨。  
畫父乃令僧繪蘭蕙於四壁。二女日夕其間吟咏不輟。有詩數  
百首。號曰聯芳集。好事者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



枝曲和者百餘家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  
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詞十首其一曰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湲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  
東去幾時還 其二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 其三 虎丘山上塔  
層層靜夜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携手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其四 門泊東吳萬里舫烏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裡鐘  
聲早漁火江風惱客眠 其五 洞庭餘柑三寸黃笠澤銀

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由進上方 其六 荻  
芽抽笋離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朝市即從海

口販鮮回 其七 楊柳青上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  
似柳絲易憔悴即如柳絮太顛狂 其八 翡翠雙飛不

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大湖  
其九 一綰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

立徃來多少斷腸人 其十 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  
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鐵崖見其稿手題二詩于後曰  
錦江只見薛濤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如有日連珠

合璧照華筵 又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上斷不羨瓊上好  
將筆裡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足論  
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其父與薛素

厚生與賊抵郡遂泊舟樓下依薛為主薛以通家子弟往來無  
間也生青年黃質氣韻溫和丰神俊雅夏月於舡首澡浴亭上  
碧波中微露其私二女在樓於窓隙窺見之以荔枝投下生雖  
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霄漢自引身具羽翼莫能至也  
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生企立舡首如有所俟忽  
聞樓窓啞然有聲顧盼頃刻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墜  
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入室盡纏繞之  
意焉長女口占一首與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

東君好護持

詩畢次女亦曰

寶篆香烟燭影低枕屏搖動鎮帷垂風流好似魚遊水纔過

身來又過四

生至晚乘之而下自是無夕不會吟咏頗多生自愧無以答一

夕見女梳匣內有剡溪玉葉箋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

蒼叢日幾回

二女待詩甚喜藏之篋笥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羈  
旅江河托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固知恐日久彰聞恩情間阻  
則樂昌之鏡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何時再會也因哽咽泣下二  
女曰妾父處閨幃粗通經史非不知鑿穴之可醜齧匱之可佳  
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竟難自持曩者偷窺宋玉  
之容自獻下和之玉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下諒一

言之已定方欲同權枕席柰何遽效參商妾雖女子計之審矣  
僮事跡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  
遂所希則永齋骸骨於黃泉必不他適也生聞此言倍增感躍  
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  
一日登樓於篋下得生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柰何顧生年  
少格標門戶亦頗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生父如其所請仍命  
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為婿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  
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吳人多知之至正初居閭闔門外云

惜惜傳

浙江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張宦族而貧羅崛起而富宋端平間  
兩家同日生產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  
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當為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為然密  
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餘歲嘗私合於齋東  
石榴樹下自後無問明年羅女不復來學張子雖屢至羅門而  
閨院深邃終不見女至冬張子書詞名一剪梅伺其婢來通之

詞云

同年同日又同窓不似鴛鴦誰似鴛鴦石榴樹下事匆忙驚  
也鴛鴦拆散鴛鴦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  
朝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詞成婢連日不至又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把梅卷寄隴頭咫尺巷開君不見含情  
獨自對蒼愁

一日婢至與之書云齋頭梅苞已開可托折梅花遞回信來婢去杳無報音明年張隨父館寓越州太守齋兩年方歸羅女遣婢餽錢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張得之大喜語婢欲訂一會盟且復書一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真箇三秋愁不愁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不休

嘗擲金錢為戲母見詰之云得之羅女母覺其音遣里嫗求婚羅父母以其貧不許曰若會及第做官則可明年張又隨父同越州太府候差于京又兩年方歸而羅氏已受富室卒氏聘矣張大恨作詞名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靈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過一春又一春不辨金錢爰作銀如何忘却人

遣里嫗密送與女女言受聘乃父母意但得君來會面寧與君俱死不與他人俱生羅苑東牆內有山茶數株可以攀援約張候于牆外中夜令婢登牆用竹梯置牆外度張張候三夕而失期乃賦詩云

山茶老樹更東風何啻雲山萬萬重銷金帳煖貪春夢人在月明春霧中

復遣里嫗遞去女言三夕不寐無間可乘約以今夕燈燭後為期至期果有竹梯在牆外遂登牆緣樹而下女延入室登閣極其繾綣遂訂後期以樓西明三燈為約如至牆外止見一燈不可候也自後無夕不至但三燈明則牆外有竹梯焉月餘又隨

父館寓湖北帥廳先數夕相與泣別女遺金帛其厚曰幸未即  
嫁則君此歸尚有會期否則君其索我于井中結來世姻耳其  
年張果試畢歸里女亦擬是冬出嫁聞張歸即遣婢約今夕且  
書小箋子一閱云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真是情難捨本  
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張如約至女喜且怨曰從今幾無夜不會亦祇兩月餘矣當與  
君極歡雖死無恨君少年才俊前程可量妾不敢以世俗兒女  
態邀君俱死也相對泣下綢繆半月忽為羅父母所覺執送有  
司女投井不果令人日夕隨之張到官歷歷具實供答宰憐其  
才欲賞之而辛氏有巨貲必欲究罪未幾湖北帥與試揭曉見

# 獄中報捷



一見賞公編

三二卷

十五

張作易黜於鈴就囹中報捷宰大喜延至公廳賀之時方速女  
出官至中途令返幸氏以本縣徇私赴郡陳訴太守諭幸曰羅  
氏不廉女也天下多美婦人焉用是為當令羅氏還爾聘財幸  
辭塞太守命吏取幸情愿休親狀行移本縣追理聘財密書與  
宰令為張羅了此一役姻緣宰具札招羅仁卿公廳相見賀其  
得佳婿盛禮特筵具道守意張明年登甲第至廬仕夫婦諧老  
焉

非烟傳

咸通時武公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有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  
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雅公業甚愛之比隣有趙氏  
亦簪纓族也子諱象秀而文終弱冠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  
非烟神氣俱喪食息不寧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通之閹始有  
難色然卒為利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間處具以象意示非烟聞  
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閹媪回報象逸興逆飛不能自禁乃取薛  
濤箋題絕句曰

一靚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

以所題密緘之祈閹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  
曾窺見趙郎才貌此生何能彷彿其萬一益鄙武生僉悍非良  
配也乃復裁詩寫於金鳳箋曰

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即心應似琴心怨脉  
春情更屬誰

封付閹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

刻谿玉葉紙賦詩以謝曰

珍重佳入贈好音綵箋芳翰而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  
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迴消息  
千迴夢裁作長誼寄綠琴

詩去旬日閨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世時春夕於前庭獨坐賦

詩曰

綠暗紅蕖起暝烟獨特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  
銀河月半天

晨起方盥閨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祇因賤體少安  
遂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岩荅箋曰

無力爇粧倚綉櫳暗題蟬錦思無窮近來羸得傷春病柳弱

荅敬怯曉風

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迺迴緘曰自因窺  
靚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  
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托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致緬深  
注想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倘况  
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

見說傷情為感春想封封蟬錦綠蛾頻慙慙寄與烟卿道第一

風流最損人

閨媪既得回書乃遂詣烟閣中適值武生入府曹烟拆書得以  
款曲尋絳既而長嘆息曰情契魂交室邇人遠於是垂幌屬札  
曰下妾不幸方幼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

清風明月移玉樹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八子  
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驚誦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隋苑  
墻高懸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  
微梳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

畫堂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  
蒼裡送郎歸

封訖召閨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頗切喜不自持但  
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閨媪忙步笑迎曰趙郎願見  
神仙否象驚問之媪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辰妾之  
後庭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訖既  
昏象乃踰梯而越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蒼下兩心喜極俱不能  
言遂相携入室背缸解幌盡繾綣之私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  
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緣也勿謂妾之志操愧王  
切松貞第以郎之風調直超塵脫俗耳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  
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  
託媪贈烟詩曰

十洞三清雖踞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  
瓊宮仙馭來

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

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  
飛去入行雲

封付媪仍令語象曰括囊之母貽誨涯之誥也自是或托物比



興或觸景寄情。往來書數。不能悉載。無何烟以細過。達其女奴。奴陰街之。乘間發私于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潛藏於花下。二鼓既作。微服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乘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忿。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卒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柱。鞭楚流血。既而公業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奴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至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淝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蒼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抹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質之。數日後。李生卒。時人異焉。

### 吳女傳

延祐間。永嘉有吳氏女。生長儒族。才色俱麗。幼習經史。長於音律。其父蚤世。治命曰。是必為儒家配。即女亦自負。不几歲。丁巳。鄭生僖客於洪府。一日有媒姬來言。吳父擇婿。難其人。欲與鄭求之。蓋知鄭之才調風流。不在女下也。鄭辭已娶。而媒姬復欲索鄭詩詞。達於女前。鄭因賦木蘭花慢一闋。寄之云。

倚平生豪氣。貫星斗。渺雲烟。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卷劍光零落。幾翻沉醉。樂風前。閑種仙臺瑤草。故家五色雲箋。芙蓉金闕。正需登詔。下九重天。念滿腹琅玕。盈襟書

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

一。縱橫禮樂三千。

翌日女氏和云

愛風流儒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倦書思。慵拈針線。嬾味詩  
篇。紅葉未知誰是。漫躊躇。無語。前燕子。知人有意。雙  
飛向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不媒之天。恐薛媛。面形。楚材  
興念喚醒。當年疊上。滿枝梅子。如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  
綃帕上啼痕。萬七千千。

女既和前詞。密令乳母觀。鄭私付之。更囑鄭託一相知者。潛啓  
母意。謂鄭雖娶已。願居一室。不辭。鄭感其意。再賦云

望重楊。曷翠簾。試卷小紅樓。想鸞敲瓊。鴛膠沁粉。越樣風  
流。吟懷自憐。夢健灑。雲髮。醉裏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織。上  
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上。便有約。尋芳蜂媒  
繞到蝶使。重游梅花故園。憔悴。拚東風讓與杏稍頭。况是梅  
花無語。杏花好。上相留。

女氏再和云

看紅箋。鴛鴦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繞傳春信。先認儒流  
此生料。應緣淺。綠窓下。雨怨雲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懶上  
銀鈎。絲羅喬樹。欲依投。此景兩悠。上。恐鶯老。花殘翠。媽紅。減  
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摠難言。應只低頭。夢斷春風路。遠  
柔情猶為。遲留。

鄭觀所和兩詞。見其情思婉媚。丰韻悠揚。喜不能寐。遂再賦三  
詩云。

銀箋寫恨本情何。料得情深歛翠蛾。須信梅峯貪結子。東風  
着意杏花多。又 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為我遲留。何  
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又 兩才相遇古來難  
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趁早舞雙鸞。  
女得詩。屢欲竊香相隨。猶自含羞復禁。勿同里周氏聞鄭相聘。  
遂挾財以誘其母。母即決於從周。納周聘焉。時女之伯亦力贊。  
周成謂才色兩全之女。必不可為人二室也。女因泣和鄭詩曰。  
慈親未識意如何。不令君來畫翠蛾。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  
占得舊情多。又 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  
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又 今生緣分料應難  
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謝姬饒才思。却無韓壽與紅鸞。

詩尾又綴以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難成好事。  
母命伯言。兩俱違背。一片真情。翻成虛意。勤讀詩書。遠置經濟。  
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  
鄭覽之泣下。復為儷語。回答女氏云。切以詩書相契。罕見於夫  
姁之間。詞翰相投。乃求於聲氣之表。字含玉潤。情染蘭香。恨故  
里之梅峯。纔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柰風飄。復令乳母來觀。  
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  
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偕老。雖居二室而不辭。雅意難忘。芳心  
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強投鴈幣。怒擲  
蟬冠。脉脉閨愁。盈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為。竟辜  
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思愛之愈深。嗟

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本愁裡去遙想芳塵他時  
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慈憑四六用表耳三顧深思賢父之言  
庶免抱終身之嘆難期面叙幸異心融又續詩云

畫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  
着意杏花春

風流才思故難全若使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外過珠簾  
半捲露婵娟

女復答云兩才相遇方畱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  
許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已告約慈母之嚴命  
切切不顧嬌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鴈幣  
輒羞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

可通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幼玉也尋柳氏李今生文君  
未識相如勒此申酬伏祈在念併和前詩二首云

才高豈有困泥塵鴈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  
辜負兩青春

琴棋書畫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  
難得見婵娟

女又以繡領侑函姬云此是十年功夫所繡者鄭喜其手製精  
工復作三詩寄謝云

領中垂綉蹙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  
折寄鄭郎看又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箋沁粉痕近

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又嫩柳嬌依道韞家

東風何事苦催他。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卷。

女答書云。連披雲翰。恍如面覲。母既阻且。詈奴佯痴。佯狂。即今坐鬱成疾。但為君耳。萬一抱恨歸泉。亦為君耳。如天從人願。姻緣有待。君且堅心。事不在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不宣。又詩二絕云。

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

會合竟如何。

青衣扶起髮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慊慊無氣力。強搥纖手寫雲箋。

女自是病無起色。母乃大悔。以聘禮返周女。且喜且泣。遺書於鄭曰。母悔已遲。奴魂久逝。以即之才。不患無有色之妻。以奴之

命。恐終不見有才之。即然妾目一瞋。身後無累。倘即念妾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屬之誰乎。千萬珍重。臨終哽咽。夫復何言。又泣謂其青衣曰。我為鄭即死。死後可以鄭即詩詞書翰。家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嬾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鄭之才。又如。是齊眉交好。唱和百年。非人間至樂歟。乃厄母命之不從。遂抱恨而長往。嗟乎。紅顏薄命。亘古如斯。而况才色兼絕者乎。故鄭非徒悅其色。亦愛其才。非徒愛其才。亦感其心耳。今具錄其往來詞翰。覽者或亦助鄭之悽愴焉。後同志輩有悼亡吟數首。因并載之。

詩寫青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

流鶯喚不回。又不見佳人亦可傷。念他非命為才郎。杏花  
夢斷春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又春樓珠箔捲春風。幾  
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雲應逐紫雲空。解將遺  
事留身後。忘盡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苞俱一夢。悠悠深恨鎖  
幽宮。五言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  
只詩篇。玉佩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蒼前。

木蘭花慢

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  
晴。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著意。擣初成。回首失  
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夢至今迷。亦問真  
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

黃女傳

宋嘉熙時福建潘用中隨父候差于京。即潘喜笛。每父出必於  
卸樓凭欄吹之。對望一樓相距丈許。皆畫欄綺窓。朱簾翠幕。一  
女子聞笛聲。望簾窺望久之。或揭簾露半面。潘問主人知為黃  
府女孫也。如是者月餘。潘與大學彭上舍聯輿出郊。值黃府數  
轎春遊歸。偶逢狹道。輿轎相逼。其第五輪。乃其女孫也。轎窓皆  
手推。兩目相視。不遠尺餘。潘神思飛越。若有所失。遂朗吟一絕  
云

誰家窄路恰相逢。脈脈靈犀一點通。最恨無情芳草路。匿蘭  
含蕙。各西東。

幕歸月明人靜。見女捲簾凭欄。潘大誦前詩。數過適父歸。遂寢。

展轉反側無計可通後問黃府館賓晏仲舉建寧人也潘因往  
訪邀歸邸樓後飲橫笛見女忽垂簾潘詢曰對望樓誰家女也  
晏曰即吾館主人之女孫幼從吾父學聰明俊爽且工詩詞潘  
愈動念晏去女復揭簾半露潘醉狂取胡桃擲去女用帕裹桃  
復擲來帕上詩云

欄干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  
飄颺到君傍

潘亦用帕題詩裹胡桃復擲去詩云

一曲臨風值萬金奈何難買玉人心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  
金徽更恨深

女子復以帕題詩裹胡桃擲來櫺不及樓墜於簷下潘亟下樓  
取之已為店嬾所拾矣潘以情告懇求得之帕上詩云

自從聞笛苦匆匆魄散魂飛似夢中最恨粉墻高幾許蓬萊  
弱水隔千重

遂令店嬾徃道慙慙女厚遺婦重囑勿泄且曰若謂當厚遺婦  
未幾潘父遷去與鄉人同即潘惚惚不樂厭厭成疾父為問藥  
凡更十數醫經兩月不愈一日語彭上舍曰吾其殆哉吾病非  
藥能愈乃告以故曰即某日郊遊所遇者也彭告之父父憂甚  
既而店嬾訪至潘寓曰自官人遷後女病垂死母於枕中得帕  
子究明知其故今願以女適君如何潘疑信未決未幾晏仲舉  
至具道女父母真意思彭亦至遂語潘父潘父欣悅竟許伉儷  
前詩喧傳都下達於禁中理宗以為奇遇也時潘與黃皆年十

六爾

新刻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三終

新鐫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四

鳩茲 洛源子 編集

名姝類

珠簾秀

珠簾秀青樓名妓也姓朱氏善吟味美丰姿性嗜潔玉骨冰肌一塵不染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

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名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客江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馮梅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

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仁頭蝦鬚瘦影纖纖龜背香紋細細浮紅霧歛彩雲收淫霞為帶月為鈎夜來捲盡西

一見賞心編

四

七



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

蓋朱背微倦。馮故以簾鈎寓意。後馮還。朱為引以餞之云。

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元誰畫娥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泪彈至今。膾炙人口。

宋春奴

宋春奴小字同壽。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常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極為元遣。山所寵愛。勝王雷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柳顰。老困。把人間。息愛尊前。頃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同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即去後。有誰着意。題品誰料。濁羽清高。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

兩兩玉童相並。白髮黎園。青衫老傳。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杜鈔隆

杜鈔隆金陵麗人也。姿色嫵媚。音韻清圓。盧疎齊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沙行於壁云。

雪暗山明。溪深荈草。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鈔隆歌。金陵却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窓曉。

解語花

解語花。姓劉氏。賦性聰慧。舉止嬌羞。温温襲人。綽有閨閣風致。而歌聲宛轉。響遏行雲。一日招盧疎齊。趙雪松飲於京城外之。

萬柳堂中左持荷花右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二

萬柳塘前數畝池平浦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金鶯兒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善詞翰達音律談笑春風精神秋水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遂與之昵旋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乃作醉高歌紅綉鞋曲以寄之曰

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見新婚燕爾畫舫開拋閃的人獨自遙望關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想思常

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

由是傳播臺端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劉景娘

劉景娘樂人李四之妻也天性敏捷信口成章而街市俚語往往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蓋色藝兼絕者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節推之子通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梭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除贛州監郡全平昔守官清廉駁歷臺省但未免耽於杯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大夫酣歌賦詩帽上常簪簪化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求謁全公

全曰刑餘之類無足與也劉謂閹者曰妾之廣海誓不復還久  
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去死亦無憾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  
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  
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賓默然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  
容妾矢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  
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中含金子仁就裏滋味別只  
為你酸留意見難棄撇  
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頰  
道善終於家

陳全娘

陳全娘金陵名妓也嫻於翰墨熟於恢諧麗句俏詞矢口而出  
每令人擊節嘆賞嘗題睡鞋詞云

新紅睡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  
醉人兒幾回輕撥醒

一日與隣妓何瓊仙同飲適見雌雄鷄相交仙請咏之其詞曰  
汝靈禽非蠢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好背地偷情那許當場弄  
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殺來與我  
下酒

仙撫掌大笑而飲又一日遇妓新浴口占一詞曰

華清宴罷新浴起帶濕裙拖地單嫌月色明偷立蒼陰底悄  
東風悄東風有心見輕楊起

又一日見一妓就地小遺作詞以嘲之曰

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裙。露出花心現。衝破綠苔痕。滿地真珠濺。那小娘兒。不見墻兒外。馬兒上有人見。

自是全娘名重。一時無不艷慕之。後為宦子所娶。生三子俱貴顯。

薛瑤英

薛瑤英京都佳麗也。母曰娟秀。姓趙氏。本岐王之愛妾。王薨。出為薛氏妻。而生瑤英。幼以香肩雜飲。飼以啖之。故長而肌膚香膩。又曰香兒。姿色妙絕。元載得之。寵惑尤甚。為之建芸香堂。却塵褥。英嘗衣龍綃衣。一襲重不踰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蓋其體輕而不勝也。賈侍即至。贈詩曰。

舞快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

楊尚書炎贈詩曰

雪面粉娥天上女。鳳簾鵝照欲飛雲。玉釵翹鬢步無力。楚腰如柳不勝春。

昔歐陽文忠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芙蓉。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於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所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焉。由此推之。瑤英之肌香。亦不凡之品矣。

蘇小娟

蘇小娟。錢塘名妓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情

最篤不敏家寒素。昉日給之曰。君專精於業。毋以寒素憂。後遂  
提南省。得授襄陽司戶。昉奴時未落籍。勢不能偕。趙行趙赴官  
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所遺俸餘。囑其弟院判均分之。一以膳弟  
一以送昉奴有妹小娟。聰慧能吟。可曲納之。亦佳偶也。院判如  
言。至錢唐。託宗人倅。錢唐者召昉奴。而昉奴一月前亦卒矣。小  
娟又為於潛官絹。誣攀繫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  
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言。此亡姊昉奴事。乞賜赦宥。非  
惟小娟荷更生。即昉奴亦啣息九原矣。倅喜其詞宛而順。因問  
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君司戶未仕時。與昉奴姊交好。  
入仕後。姊相思致疾。遂爾長逝。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今其弟  
院判一緘在此。爾開視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及拆書。惟一詩  
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但問錢塘蘇小小。風流  
還似大蘇無。

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已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即  
償官絹。小娟不得已。援筆就書云。

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  
於潛絹也無。

倅覽之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遂  
偕老焉。

### 工商妓

吳郡有富室王商。納二美妓。一名梅嬌。一名杏俏。丰姿並茂。尤  
善詩詞。商亦知音者。偶遇盛暑。卧涼亭。吟詩云。

涼亭九曲欄干透四面柳荷香果好身眠八尺白鯨鬚頭枕  
一枚紅瑪瑙毒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碎蓬萊島命二姬續  
之梅云公子尤嫌扇力微杏云遊人尚在紅塵道

續已二人競誇所長梅誇已嘲杏曰

一種陽和玉英初綻雪天分外精神冰肌玉骨別是一家春  
樓上笛聲三弄百老都未知音明窓畔臨風對月曾結歲寒  
盟笑杏老何太晚遲疑不發等待春深只宜遠望舉目似燒  
林麗質芳姿雖好一時取媚東君爭如我青青結子金鼎內  
調羹

杏亦誇已嘲梅曰

景傍清明日和風煖數枝濃淡胭脂春來早起惟我獨芳菲  
幾翻雨過似佳人細膩香肌堪賞處玉樓人醉斜插滿頭疑  
梅花何太早消疎骨肉葉密花稀不逢媚景開後甚孤恹恐  
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壓霜欺爭如我年年得意占斷踏青  
時

茂英妓

舉子劉乙洛中人與樂妓茂英相識時年甚小及乙到江南偶  
於飲席遇之因贈詩云

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窓未省聞高語對鏡  
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  
話前事零亂碧雲生暮愁

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宴飲既頻與酒糾諧戲頗洽一日告

蘇軾厚以金帛贈行。後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軾曰：

少插蒼枝少下簫，須妨女伴妬風流。座中若幸占相令，除却

尚書莫點頭。

翌日軾登臺歌舞，袖詩偶遺，帥取覽之，即令人送英與舉子。

### 紫雲妓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味，弱冠擢進士第，性疎曠，不羈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掌書記，牧供職之外，惟以宴游為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上有絳紗燈萬數，輝煌羅列，珠翠填盈，醜若仙境。牧嘗出沒馳逐其間，初無虛夕，所至盡歡乃已。後拜侍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謂見之，李乃大開宴席，以牧持憲

不教，遂牧遣坐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持書書至，牧欣然赴酌。時妓女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睨日江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凝眄良久，曰：名不虛附，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叩首破顏。牧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粉面一時迴。

意氣閑逸，傍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

洛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及聞湖

競渡縱觀



州名部景物鮮妍。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于乙素善牧。頗諭其  
意。每為之曲宴周游。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致之。牧猶未  
盡。愜曰。願得為競渡。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間行。寓目。冀  
于此際。或有得焉。乙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  
得。將罷。舟艤岸。忽於叢中人。見一姥。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矣。牧  
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固使語其母。欲接至舟中。姥女皆懼。牧  
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姥曰。他年失期。女當何如。牧曰。吾不十  
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所適。可矣。姥許諾。因以幣結之。為  
盟。而別。牧歸。頗以湖州為念。然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  
意也。會周墀為相。牧素與墀善。乃以三箋干墀。始授湖州刺史。  
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既即



政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携幼以往牧因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俯首移晷曰其詞直疆之不祥乃厚為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

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惜芳時  
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錚錚妓

泉州歐陽詹弱冠能屬文貞元間登進士第薄游太原與樂籍中錚錚者相狎懽甚既而南轅石請同行生曰長途衆目勢當避嫌請待至都遷乘密往迎若未晚也與之盟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

驅馬漸竟遠迴顧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去意既未其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繁匏早晚期相親

尋除國子助教連蹇不克如約石以過期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亡何疾篤乃危粧引髻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死矣僕歐陽生便至可以為信又迂之詩曰

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  
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鏤金箱

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後孟簡詩云

有客初北逐驅車次太原  
太原有佳人神艷照行雲座上轉

橫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蕩漾即日相交歡恩情非一詞結  
念誓青山生死不交易直誠無間言中夜欲相從戩城恨軍  
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他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鷺離  
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期連京師迴駕相追攀宿緣始中阻  
巧笑安能干捐身本苦節一去何由返後生若沉迷沉迷喪  
其真

瓊之妓

宋南渡後朱端朝肄業上庠與妓馬瓊者情愛稠密馬屢欲  
託以終身而朱竟猶豫益以妻性厭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然  
朱文華富贍瓊知其非白屋遂久居之凡百所需皆取給焉  
後春秋聯捷瓊喜甚以是對失之太激遂置下甲初授南昌

尉瓊瓊力懇曰妾卑棲風塵荷君不棄今幸登仕版行將勢  
隔雲泥欲望君與謀脫籍允執箕箒素知君內政謹嚴何敢唐  
突萬一脫此業緣自當小心承奉受賜於君誠不淺淺也朱曰  
去籍之說固可主之第妬忌之態頗難調釋端朝為計亦不在  
今日矣盛意既切沮之則近無情從之又虞有辱待先入數語  
使其和同柔順庶彼此相安否則端朝之計無所施焉一夕朱  
因問謂其妻曰我久居學舍薪水少資所得一官實出妓子馬  
瓊瓊之賜今彼欲傾箱篋求託於我仍謀去籍更能小心事爾  
此亦情與義之兼得者其妻曰君意已決亦復何辭朱喜謂瓊  
瓊曰初畏荆室不從試一叩之乃欣然相許意者天假之緣乎  
遂宛轉為瓊脫籍瓊遂罄囊歸朱因整理一區中關二閣以東

西偏名東閣正室居之西閣瓊瓊居之相通無間焉後朱以路  
遙俸薄不便携累乃單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共宴因祝  
曰凡此去或有家信往來東西閣不能別書止混同一緘復書  
亦如之明晨朱之任人事方畢巡警繼至倏經半載乃得家書  
止東閣有而西閣無朱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諭東閣寬容之意  
而仍示西閣承奉之勤耳書曰西閣竟不獲覩乃曰夫之行也  
嘗謂作書回字與二閣共之今不共寄此何意也遂密遣一僕  
厚給之授以書曰萬勿令東閣孺人知及書至南昌朱開緘絕  
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已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荅云  
雪梅妬色把梅荅苦搖擲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  
欲訴全仗東君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荅作主人

朱味詞中之意則知西閣為東閣推挫無疑矣自是坐臥不寧  
日有歸休之念蓋靜思得策皆西閣之助不忘本也尋託疾致  
仕中歸東西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考績忽作歸計朱曰  
我僥倖一官羈縻千里望二閣和順從容使我居官少暇昨見  
西閣所寄梅扇後書減字木蘭荅一首讀之令人寢食頓廢神  
魂俱喪安得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今仕矣且與判斷此事據西  
閣所云梅花孰是朱曰此非口舌所能剖斷當取紙筆來書其  
是非曲直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

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舫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  
雪荅多一出雪如梅蓋少此香荅公非是不思量

自後二閣歡會如初而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芊芊妓

李紳鎮淮南。張又新罷江南郡。張素與李構隙。而後復釋然如舊交。故李宴張必極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一酒妓名芊芊者。屢傳情眉眼。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間。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末。張以帟染酒題詞席上。妓深注意焉。李既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詞送酒曰。

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帽筵。

張醉疑李令妓夕。就張寢。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有德無容。相敬歡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名。不憂仕宦。惟得美室。平生之望斯慊。楊曰。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喜之。既婚。殊不懽。楊曰。君何太痴。張乃斥楊曰。其素與君無間。故以情告君。君今悞我。如是可謂痴。楊歷數其求名從宦之迹。曰。豈不與君同耶。張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其不可同我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殆甚。張大笑。遂與楊如初。乃作詩述懷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盈盈妓

韓晉公滉鎮浙江時。我昱為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名盈盈者。善歌色亦閑妙。昱情甚屬愛。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乃相與携手至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開筵。自持盃命歌。侑酒。妓遂唱我詞云。

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鸝又住渾相戀。欲別  
妬啼四五聲。

曲既終。韓問曰。我使君於汝寄情耶。妓默然低首。淚下交頤。韓  
隨召樂將責曰。我使君名士留情。即妓何妾。召置之。成余之過。  
乃命答之。仍賜妓百緡。即時遣歸。

奇逢類

渭塘女

至順中有王生者。仕族子。居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  
美。衆以奇俊。王家即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  
秋租。回船過渭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  
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青或淺。紅葩綠水  
相映。上下白鵝一群。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浩歌斫  
巨螯之蚌。膾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池之藕。松坡之栗。以  
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頗知奇  
識。字能度。不凡。見生在坐。頓于幕間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  
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  
出肆。怏怏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  
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員盈  
丈。以石甃之。卷金魚于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二株。綠陰婆娑。靠  
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巖然。競秀草。則金線。綉墩  
之屬。霜露不侵。色窓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  
言。軒下垂小木鶴一隻。啣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

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齊整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卷錢四幅題詩于其上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雲云

其一春風吹杏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髻髮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其二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

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其二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被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

山茶未開春半吐風動漁旌雪化舞金盆冒冷壺後鏡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

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搔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

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譁會宿於寢鷄鳴始覺

乃因卧蓬窗底爾是後歸家乃無夕不入夢焉一夕見架上玉

簫索女吹之為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

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承油暈一夕女以

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既覺則指環宛

然在手視扇墜則無有矣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

三十首以記其事云

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原有種慧黠更多才碾玉成

仙骨調脂作艷肥。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真千金屋，耳  
登七寶臺。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真真醉采  
灰。輕塵生洛浦，還道接天台。放蕪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  
難見面，豈菟易合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栽。偷香渾似賈，  
待月又如崔。簫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鶯聲傳縹緲，燭影照  
徘徊。窻薄函魚已，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髮蹕綠雲堆。釵  
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遊浩蕩，瑞鳳舞毵毹。恨積鮫鮪  
帕，歡傳琥珀盃。孤眠憐月妹，多忌笑河魁。蒼蝶能通夢，游蜂  
浪作媒。雌欄行共倚，綉褥坐相猥。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財。  
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猶  
在臂，別淚已凝腮。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嶺  
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親得到台  
好事者多傳其詩。明歲復往收租過之，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  
不知其意，遂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  
人。去歲君子至此飲酒，偶有所觀，不能定情，因遂染病。長眠獨  
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即君至矣。』宜往候之。  
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日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  
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閨閥氏族，大喜。肆翁即握生手  
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窻戶闥，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  
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  
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  
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叙吹

簫之曲。綉鞋之事。無不昭合者。又出水晶雙魚。崩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訂。以証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同居。諧老。乃為夫婦。于飛而還。

### 城南女

博陵崔護。年少姿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一幽庄。僅環畝之宮。而蒼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一女子。自門隙窺視。問曰。誰耶。崔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須臾。女捧盃茗至。開門延坐。獨倚小桃。站立斜矐。而嬌容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惟翠條振振。波水澄澄。而已。崔辭去。女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悵悵而歸。及來歲。清明日。勿勿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焉。但見門牆如故。而扃鎖甚嚴。

## 抱死女復甦





崔因題詩於其左屏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

數日復往，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生護耶？曰：是也。父哭曰：君殺吾女矣。崔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年將笄，頗諳音律，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日前與之俱出，及歸，見左扉字讀之，數四遂絕食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託君子以終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因相持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時女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之曰：護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甦，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韓夫人

唐僖宗時有于姓名祐，晚步禁衢，見御溝流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覽之，復題二句於葉上，擲水流去。

曾聞葉上題紅怨，兼上題詩寄阿誰。

須臾流入禁中，韓夫人拾覽，不勝嗟嘆。祐後倚中貴人韓涑門館，涑曰：韓夫人久在宮中，今出禁庭，使聘子何如？祐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安敢過望。涑乃令人通媒，約交二姓之好。韓氏於笥中見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也。然吾於水中亦得紅葉，出以示祐，即祐所題也。二人相對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因作感懷詩云：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期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天寶末。顧况遊禁東。坐流水邊。偶得大梧葉。上題詩一絕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亦尋大葉。題詩擲水流。去詩曰。

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

後十餘日。有客來禁東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云。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酌和獨含清。自嗟不及波中葉。隨漾乘春取次行。此事與此相類亦奇矣。

### 伍氏女

伍氏者。尚書侯繼晷之妻也。圖營寓大慈寺。有一大桐葉飄墜院中。而拾之。見葉上題詩云。

拾翠歛蛾眉。為鬱心中事。擲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

數年後。面卜婚。即得伍氏。迺知前拾桐葉為彼題云。

### 周氏女

開元中。唐玄宗命六宮製袍。分賜戍士。有一士於袍領中得詩云。

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

後戍士以此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玄宗命以此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宮人周氏進曰：此詩乃妾作也。罪當萬死。玄宗憐之曰：汝言結後身緣。何似勝今生緣。取周氏低首不敢對。遂出之。以示得詩之士。邊人皆感泣。

落霞女

京師宦子張生。因元宵觀燈。遊乾明寺。偶拾紅綃帕。累一香囊。上細書絕句云：

囊裡真香誰見。竊斂銷滴淚染成紅。慙慙遺下芬芳意。好入情郎懷袖中。

詩尾書曰：有情者若得此。欲與妾一面。請來年正月十五夜。於伽藍後門車前。有雙鴛鴦燈是也。生嘆賞久之。乃吟詩一絕云：

自觀佳人遺贈物。書齋終日獨無聊。未能會得真仙面。時賞香囊與綃緜。

如期生往候。果見雕輪繡轂。有雙鴛鴦燈一檠。但騶衛甚衆。無可就。乃誦詩於車後。女聞之。潛出邀生。至寺內幽僻處。與生歡合。生問之。女告曰：妾乃節度使李公寵姬落霞也。李公老迈。誤妾芳年。是夕遂携婢彩雲。隨生逃隱。

重逢類

晏元妾

晏元獻之子小晏也。善詞章。頗有父風。有寵姬善歌舞。晏每作新詞。先使姬歌之。時張子野與小晏最善。每稱賞姬之善歌。偶一日。姬觸小晏細眉之怒。遂出之。子野乃作碧牡丹一曲。以戲

小晏曰

步帳搥紅綺。曉月墮沉烟。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歛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鬢閑。照孤鷺。戲思量。去時容易。鈿盒瑤釵。至今冷落。輕棄望極。蘭橋空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

小晏見之。悽然淚落。謂子野曰。人生以適意為貴。吾何處足之。有遂多以金帛贖姬。及歸。令侍側。歌子野之詞。相對極歡而罷。

崔郊婢

唐崔郊之姑有婢端麗。郊嘗私之。他日姑鬻其婢於司空。頃家得錢四十萬。郊因寒食出遊。婢見郊。佇立於柳陰下。惟兩情目送而已。郊因作詩密以贈之曰。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

人有疾郊者。錄其詩以示頊。頊召郊執其手曰。前詩公所稱也。四十萬小事耳。何不早言。因以婢還。

王從事妻

汴人王從事。挈妻臨安。調官將僦民舍。語妻曰。我已尋某宅。宅甚寬潔。翌日余當先護輜重行。却倩轎來取汝。次早王遂行。移時轎至。妻亦行。日暮王待妻不至。復回舊邸。邸人云。君去後。即有轎夫來。夫人即升轎矣。王驚懼而返。竟失妻所在。後五年為衢州教授。赴西安。字安集。羞驚其妻。王停筮悲咽。宰問故。王曰。此類亡妻。因具言始末。宰即罷酒。揖王入室。喚一婦人出。乃

紫或大之程

其妻也。蓋昔將徙舍之夕，奸人竊聞其語，遂詐輿而出，貨於宰為側室，得錢三十萬。是日適令侍庖，故也。隨呼車使詣王氏，氏願償原直，宰曰：「以同官妻為妾，不能詳審，其過大矣。尚敢言直乎？」卒歸之。

徐軍校妻

軍校徐信與妻子出市，少憩茶肆傍。一人竊睨其妻，日不停輟。信怪問之，其人曰：「非某州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泣曰：「是吾妻也。吾家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亂，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為之感愴。曰：「信陳州人也，亦遭亂失妻，偶至一村店，逢婦人露坐地上，自言為潰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遂與之俱。初不知為汝婦。奈何？其人曰：「吾已別娶，無暇復尋，誓盟得暫會一面，叙述悲苦，雖死不恨。信許之。約明日令偕新娶同至，其人懽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婚姻云。

姜子奇妻

國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兵過倉惶逃竄，遂失妻為兵官扶歸。子奇流落至京，行乞于市，有高門一婦人見而憐之，子奇不敢仰視，心頗疑之。翌日復乞於其所，婦貽書一緘，釵一雙，以表意。忽為主母所覺，奪取之，白於兵官，婦乃泣下。題詩曰：「夫留吳地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泪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但恨當年

不如此也

一見其

一見其

十二

羅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  
兵官閱其詩感而遣之仍得與子奇偕老焉。

徐德言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爾之才。與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吾與汝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有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至期。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奔馳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須臾。有一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直。人皆笑之。德言徐引至其居。設食延坐。具白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

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嫌婦娥影。空留明月輝。

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  
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時陳氏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時人謂其破鏡重圓也。

新刻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四終

新刻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五

鳩茲 洛源子 編集

夢游類

櫻桃青衣傳

天寶初有范陽盧生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寤迫嘗暮乘驢游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從甚衆盧生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携一籃櫻桃俛首坐盧生前訪其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主母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居即盧生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即君不徃起居盧生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生立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生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

盧 夢 青 衣



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  
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  
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生畏懼莫  
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握生手曰畢姻否盧生曰  
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  
令淑當為先娶乎計必允遂生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  
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  
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以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  
抄姓名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  
其夕成姻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  
畢遂入一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



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頗洽，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受秘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今渠奏畿縣尉，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駕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二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攜櫻桃。

青衣精舍處，見其中有僧開講，遂下馬禮講。其前後導從頗極貴盛，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既而夢覺，乃見着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立，謂盧曰：「人饑，驢餓，即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生罔然歎曰：「塵世窮通顯晦，富貴貧賤，大率類此。而今而後，不更求蝸角虛名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焉。

翠微公主傳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

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美玉。壻蕭使。先死。公謂  
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欲與  
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幸。臣遇之。固辭不得。請  
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  
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呼公主出。髮著偏袖衣。妝  
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描。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  
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  
沈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  
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  
七日生。亞之無以為壽。內史廖魯為奏。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  
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穆公遇亞之。禮兼

同列。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  
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曰。

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綉滿春風。舊日聞  
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失聲若哽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  
作銘。宮女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居月  
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父要。不謂不得長奉君  
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婿。不  
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  
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  
恩。時日將去。公追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髀。拊髀鳴鳴而

一見實心外  
音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

淚如雨欲擬著詞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

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零落。檀板依然。宮人滋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後。送吏曰。公命止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即知舍。明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其

道之。九萬博陵人。諸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索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痛苦萬言。嗚呼。美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 南柯太守傳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古大槐一株。枝幹修長。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群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扶生歸家。卧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衣就枕。昏昏忽忽。鬚鬢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

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細小車。駕以白牝。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頗甚異之。不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有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左右副車者。傳呼甚嚴。行者六爭闕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今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見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簾幃餽饌。陳設于庭上。生心甚悅。復呼曰。右相且至。生遂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肅賓主之儀。右相曰。寡君不以敵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

其門。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彩服。著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幸大賢不棄小國。許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私心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不知存亡。將謂父非蕃交遊。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悉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群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若是者。數輩皆冠翠鳳冠。不金霞帔。彩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即為戲弄風

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波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鮮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笑調詭。吾與群英妹。結絳巾。掛于竹枝上。君獨不思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筵中。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含水犀合子一枚。時君向法師處請釵。合視之。嘗嘆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眇不舍。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為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為駙馬郎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人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游。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主貴人也。朕為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相惡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皆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斬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由子華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群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重輦。拜揖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閨闈之禮。頗亦明顯。至自爾。情羨日洽。榮輝日盛。出入車服。遊宴嬪御。

次于王者。王命生與群寮備武衛。火獵于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云。臣父之命。臣父頃左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邇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朕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饋致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知。昔年復問親戚存亡。問里與隆。復言道路卑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云歲在丁丑。當與汝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為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為官。余當奉養。妻遂白於王。王因謂生曰。吾南

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屈往之。使與小女同行。生敬受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綉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行。生少游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稽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并。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請置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王並依表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饒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為婦之道。貴乎順柔。爾善事之。吾無憂矣。

南柯雖封疆不遠。晨昏有問。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別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懽。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鑿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鍾鼓喧譁。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紫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諸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羅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訓將練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衆于換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掠輜重。歸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構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主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輿至。謚公主曰順德。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款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猶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繫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諫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揣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逝。不得與君子偕老。

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美，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眩，惛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門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嘆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車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拜自階，已身卧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一使曰：大呼生之姓，字數聲，生遂發。

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一客擢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籬樽尚湛于東牖。夢中倏忽，石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視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處。二客謂狐狸鬼魅之為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為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一太穴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旁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群蟻聚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墟，欺窻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蓊蒼，掩映振穀，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旁



一穴東去丈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崗之墓也。追思前事。感嘆于懷。投穴旁。跡皆符所處。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墓如舊。是夕風雨暴發。且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羅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澗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符并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

遇浮于芬。生貌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據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慙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于天壤間云。

僊境類

瑯詔傳

洛陽生田瑯。瑯詔二人友善。並以博學稱。且襟懷高曠。瀟灑不羈。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瑯携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詔之別墅。行二三里。遇詔亦携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忽有二童乘驄出。建春門。揖瑯詔曰。二君子挈榼浮滌。求今夕望月之地乎。某散莊水竹。臺榭名聞。落下去此二三里。儻能迂。瑯展傾蓋之分。瑯詔甚愜所望。乃從之。往向東南數里。柱輪已足。

神 仙 境 界



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則豁然真境  
矣泉石清流松桂夾道奇峯爛熳好鳥騰翔月瑩風和膠韶請  
觴二童曰是下榼中厥味何如瓊韶曰乾和五醎雖上清醎  
不加此味也二童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峯之中不知與足  
下五醎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峯傾與二君子嘗其峯深  
紅綠葉形類盃觴之有餘韻小童折峯至傾於竹葉中凡數巡  
其味其香不可此狀飲訖又東南竹數里至一門二童揖客下  
馬乃以燭夜峯之餘齎諸從者飲皆大醉各止於戶門乃引  
客人則有鸞鶴數十翻舞來迎步而前峯轉繁酒味尤美凡歷  
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瓊韶坐瓊韶以多  
飲故倦于行請暫憇二童曰坐有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瓊韶詰

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會于茲。微位坐不宜塵觸也。言訖見直  
北。蒼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方盤  
於瑤幄之中。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瓊韶前進。再拜夫人。寒雲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各賜薰髓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  
溫潤。稍異常人。嚔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真  
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群仙  
之後。縱目焉。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待者誰曰。茅盈東鄰女。彈  
爭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  
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降臨。劉君笑曰。適緣蓮峯峯士奏章事  
須決遣。是以來。緩王母曰。奏章何為。曰。浮梁縣令宋延年以賄  
入官。以苛虐為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篋間溺志於貨財。  
巧偽之計。更出自貽。覆餗宜促餘齡。但以蓮峯峯。屢受托於人。  
奏章甚懇。特緩死限。量延五年。瓊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  
一人駕黃龍。戴黃旂。導以笙歌。從以嬪嬙。自空而下。執絳而節  
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  
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月宮之  
醮。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  
陽東城已堙墟。良可悲嘆。穆王把酒請歌。王母遂以珊瑚鈎擊  
盤而歌曰。

勸君酒為君悲。且吟舉頭頗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  
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

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會。悔駕驪駒草草歸。

歌竟與王母細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

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憇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  
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色紅崑崙迴首  
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

王母酬穆天子歌曰

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  
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峯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  
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

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

冰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  
塵飄壘頭

漢武帝上王母酒歌以侑之曰

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  
神仙簿上名

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  
吹笙以和歌曰

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逸  
溫泉望翠華

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叙當時事靜能  
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

幽薊烟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霄危從無全仗大駕  
蒼皇發六龍銜匣尚流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

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

歌竟帝悽恹良久。諸仙亦悽然。於是二童持盃立於車前。拜祝曰。

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

祝畢。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於是諸婢女隨捧。賤至。請催粧詩。

劉綱詩

玉為頰。芳為顏。蟾為髮。芳雲為鬟。何勞傅粉。芳施渥丹。早出娉婷。芳縹緲間。

茅盈詩曰

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佩迎雲清。休勾紅粉。態態早駕。

雙鸞朝玉京。

麻姑詩曰

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界方來。玉笛瓊蕊亦宜夜。莫使奇峯衝曉開。

詩既入內。有環佩聲。二童即引。珍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提挈耳。谷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珍韶去。祈蒼傾酒。步步惜別。復謂珍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含貞葆素。卒不登仙界者。後十五年。吾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車門告別。行四五步。杳失所在。惟見嵩山。嵯峨倚天。守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覓。墓於北山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珍韶捐棄家室。同入火室山。今不知所在。

麒麟客傳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唐大内初  
 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曼年可四十餘傭  
 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  
 契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因辭其家亦憐之居五年計酬  
 直盡一旦辭茂實曰曼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  
 穰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實不測其言不  
 敢留聽之去日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欲奉報曼家去此  
 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  
 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曼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  
 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腰痛左右人悉令取樂去後潛  
 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曼喜曰君真可遊吾居  
 者矣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於道  
 左茂實驚欲迴避曼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曼乘麒麟茂實與  
 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曰曼相隨請不須畏且此物人  
 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須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  
 峰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始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  
 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  
 揖曰阿即何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  
 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於中堂宴會畢  
 且命茂實坐曼入更衣及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  
 度也其窓戶階闥屏圍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鸞舞鳳及

麒麟客傳

五

十六

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回視委骸，積如山嶽，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勉之遺金百鎰，為營目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復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復抽去竹杖，令茂實臥衾中。復曰：我當至蓬萊謁六仙伯，明旦蓮峯峰上有絳雲車。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時也。家人曰：以事忙，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斂也。明日望之，蓮峯峰上果有絳雲，遂棄家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竟不知其所在也。

### 陰隱客傳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一年外，工人忽聞地中有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旁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穴如日月之光。穴下連一山，工人下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闕有大樹

一見其八  
幹如竹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翻舞  
蒼間。五色鳥大如鶴。翮翔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色。如鏡。白泉  
一色。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  
曰。天桂仙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絳唇皓齒。童顏如玉。鬢髮如絲。衣服輕颺。如赤霧綠煙。首冠  
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何來。工人具陳本末。言未訖。門內  
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  
外界工人。不意到此。詢問入奏。頃更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  
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者曰。汝已至此。何不來遍遊。而  
返。工人曰。倘賜從容。願乘便一覽。門者遂通一玉簡入。俄而上  
簡出。門者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令洗浴。及滌衣。又至白泉。令  
漱之。味如乳。其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隨引下山。每至宮闕  
僅得外望。不許入。如是。經行半山。至山趾。有一國城。悉以金銀  
珉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  
者曰。此皆諸仙所居。初得仙者。閑送此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  
得至。諸天。或王京蓬萊閭苑。姑射所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  
吾國之下。界門者曰。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  
仙國。如吾國然。言訖。謂工人曰。汝可歸矣。復令飲白泉數掬。欲  
至山巔。求來穴門者曰。汝來此。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矣。復覓  
舊穴。應不得矣。待吾奏請諸天。開鑰。是送汝歸家。工人拜謝。須  
臾。門者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  
閣。門有數人候。府觀金印。讀玉簡畢。劃然開門。者引工人出。條



忽風雲晦黑。日無所覩。惟聞門者云。好去。為吾致意於真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巔矣。出洞後。詢陰隱家。時已歷三四世。開井之由。杳然莫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工人訪其家。亦了無踪跡。自後不樂人間。遂辟穀深隱。數年後。有人於劔閣鷄冠山側。之後莫知所在。

孫全傳一見堂貝心編卷之六

鳩茲洛源子編集

僊女類

雲英傳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都。謁故舊友人崔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傭巨舟載之。襄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間接。帷帳比隣。航雖親切。無計遠達。而覩面焉。因賂侍婢。乞烟求達。詩一章曰。

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

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烟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

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蒼明景麗。雲低髮鬢。月澹修眉。舉止乃烟霞外人。似不屑與塵俗為偶者。航再拜。愕眙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他物耶。今喜與即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為意。航自慚。飲訖而歸。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

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家。何必崎嶇上玉京。

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及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影。竟無蹤兆。遂飾裝歸。輦下藍橋驛側。近因渴甚。乃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數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呼之求漿。嫗呼曰。雲英擊一甌漿來。即君要飲。航訝之。噫。樊夫人之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幃薄之下。出雙玉手捧磁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氣鬱。透於戶外。因還甌。揭薄覩一女子。露浥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髮若濃雲。嬌羞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以比其芳麗也。航驚但軟足。縮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饌于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即君自便耳。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何觀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白搗之。育



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求日。使達書於親愛。盧顯稽顙曰。兄既得道。願乞一言。教我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有得道之理。盧子情然更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俟異日悉之。盧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人莫有遇者。

王卮傳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茶。暮春之中。英華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觀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從。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蒼下先致茗樽。舖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姓好花卉。此園種種無非手植。今值香茂。頗堪流盼。女即頰曰。過此計僕馭當疲。敢具輦轡以候。憇息女不顧而過。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生蒼下。老青衣請崔生曰。君既未婚。余為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良辰。君於此時。但具迎婚禮儀。令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微疾。故日往看省。到期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依言營備吉日。所用儼物。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儼質亦極麗。送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舊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容。儼禮甚備。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其香殊異。後崔生見母。不悅。慈

玉卮贈生



顏衰瘁。因伏門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會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泗交下。曰。本事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淚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羅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悉記。館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拜迎。曰。無行。崔即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傳女姊言。曰。崔即遣行。大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暫進。俄而召崔生入。責謂再三。詞辯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于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女姊謂曰。頃令崔生却回。汝有

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出白玉合子遺崔生亦留別於是各  
嗚咽而出門至還谷口迴望千巖萬壑無有歸路因慟哭歸家  
常持王合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室乞相  
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  
道望氣知之崔生乃出王合子示僧僧請以百萬可之遂往崔  
生問僧曰女即誰耶曰君所納妻西土母第三女王厄娘子也  
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惜君納之未及久遠若住得一  
年君家不死矣

青童傳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  
嘗獨葺幽居惟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寤  
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覩仙姿幸賜神契夜後忽聞窓外  
巧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女也聞君累德清素  
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披衣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  
女之契乃今知之靈筮忽臨欣歎交集乃點燈拂席以延之忽  
清香滿室見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  
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再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  
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討我人間隨所感配以  
君氣質虛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須諧神韻旭曰蜉蝣賤質假  
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與俗懷女乃笑曰君夙世  
有道骨法應仙品然已名在紫府當相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  
撫雲教於碧洛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乃令施寢具

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特煩仙郎，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珍麗，非所識也。遂携手入內，見瓌姿發越，希世罕俦。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驚而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耳，且勿應。乃扣桂歌曰：

月露颺颺，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遇青童君。結情  
羅帳蓮花心。

歌甚長，旭惟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走入，不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帝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六餘許，侍女六七人，建玄明蟠龍之蓋，冠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再拜邀之，乃下曰：吾姮婦也。聞君

以知苦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穆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識。其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遠之道，密授隱訣。大抵如抱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天妓飛奏簫簫，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惟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並不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

然已不見矣。又為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夙世仙當得所欲。仙道妙密。與世殊途。若洩吾不復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酬價百萬。奴驚不服。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勸之。奴悉陳狀。旭尚未覺。其夜。女至。愴然撫容曰：君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與君長往。來運數然耳。從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間鬢髯尚

徃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後有旭紀事。詞甚悉。

### 箏娘傳

陳光道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還洞庭。夢彩衣童。自稱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大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奉檄如商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子候君至。遂窺以行。到一峻崖絕壁。童以節扣石壁。聞鎗然掣鎖聲。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壁絢赫。佳茗美木。世所未覩。稍進。抵中堂。望一麗女方筭。恣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隱几寫佛書。願客至甚喜。延相對席。談詞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引坐於室。室中皆



錦綺紋繡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三伏。此處絕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從容言。吾蔡真人女。以塵緣未盡。當與人會。我之氏族見於春秋。小名次心。字倩娘。幼時善秦箏。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嫵。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才也。但世故膠匕。不容久居。此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物外。不可無記。陳操筆立成十絕句。

王貌青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勸爾驂鸞早早來。

長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締因緣。雲中隱隱開金鎖。路入麻姑小洞天。

海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朵亞銀塘。青鸞不舞蒼虬卧。滿院

風白日長。

沉沉香霧映房櫺。剪剪簷頭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白。始知身在葉珠宮。

老聃西遊即浮屠。莫怪窓前貝葉書。長笑宮妃仙客劣。却教鸚鵡誦真如。

常怪樂天長恨詞。鈿鈿寄語太傷悲。如何高隱蓬萊上。猶憶人間惜別時。

一到仙宮白玉堂。氤氳香澤滿衣裳。非龍非麝非泥水。疑是諸天異國香。

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倍精神。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遇人。

瓊漿飲罷月西沉。瞬息歡遊直萬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  
休作別離音。

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品。劉阮  
昏迷錯往還。

寫畢。女命侍婢以簫度離鳳之曲。曲終而寤。簫聲故在耳。後兩  
夕復夢。童携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何  
以見劉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詆訾之甚。老子為九天  
最尊。奈何輒斥其名。今為易老聃二字。為道家。仙客劣三字。為  
苦輕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實。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  
曰。世間文士輕薄好說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獲再逢女。  
與陳欵飲終宵。曾不及亂。非唐稗說所紀諸仙。比其真玉妃量

上元夫人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少室。閉戶讀書。揆莖而星歸腐草。繼  
經而月墜幽窓。孜孜矻矻。未嘗玩日愒時。書堂之畔。景象可觀。  
泉石清美。桂蘭雅澹。虛籟時鳴。纖埃盡淨。烟鎖菅簟之翠節。露  
滋蠟燭之紅葩。群曼依墻。苔茸毳砌。時夜將午。忽輕颺揭簾。異  
香襲室。俄有麗人自空而降。正容歛衽而揖陟曰。某藉本上仙。  
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嶽。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  
鳳音。虫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  
寶瑟休泛。虬觥嬾斟。紅杏艷枝。激含嚔於綺殿。碧桃芳藻。引凝  
盼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即君。神儀峻潔。襟度恢宏。  
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爰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

箕箒。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叱曰。某家本貞廉。性惟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攻苦茹辛。布衣糲食。寧守困窮。必不淫濫。敢辱上仙。儼然左顧。斷意如此。幸蚤迴車。妹曰。某乍造門牆。未申懇迫。有詩章奉留。七日後更來。詩曰。

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蒼有所思。為愛君心誠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帟。

陟覽之。若不聞。雲駢既去。寶翰遺芳。後七日夜。姝果至。侍從如前時。而麗容靚服。緩步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遠縈魔障。愁生翠被。恨起紅茵。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詩。自矜孤寢。轉惜深閨。秋却銀缸。但疑吟於片月。春尋瓊圃。空行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何露丹懇。辛垂采納。無

阻積誠。不知即君意。竟何如。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數志向。顯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而速去。无相見尤。妹曰。君心匪石。陋質希容。復留詩一章。云。七日後伏來。詩曰。

美玉有天皆得道。劉綱蕪室亦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

陟覽之。又若不聞。後七日夜。姝又至。柔容冶態。皓齒明眸。又言曰。逝波難挽。白日易頽。花影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遠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稿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彫零。因却紛靡。貧窮典藉。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共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曠芳。兩目仙山。靈川。道遊真種。槿花朝晨。騁艷。休敲

石火昏墨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習靜書齋。罔欺暗室。下惠為証。男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用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也。不足與語。終為窮薄下鬼。豈敢作配。上仙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嗚呼。此子大是忍心。又留詩曰。

蕭郎不顧鳳樓人。雲遊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輜輶出戶。珠翠嚮空。冷々簫笙杳々。雲路陟竟不介意。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為太山使者所追。束以巨鎖。押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急詢左右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與陟俱來。陟至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左右彈指悲嘆。仙姑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因取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淨性堅潔。實由朴蕪。難責風情。更延一紀。左右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擾。使方去。鎖陟遂俯謝良久。蘇息。追悔昔日之事。徒慟哭自咎而已。

### 王源夫人

陳純遊桃源日。夕糧盡。沿溪而行。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水中流一巨荅片。純取食之。頓覺身輕。行步愈快。前遇青衣曰。此三源夫人之地也。上府王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中秋夕。三仙當會於此。君可待之。至其夕。果見水際臺閣縹緲。少頃有仙童召純。純即欣然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上衆

樂並作。王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乃曰。莫辭  
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未見得。便是中秋。於是三夫人各  
吟和詩。純亦和曰。秋靜夜尤靜。片山人。更員。王源笑曰。書生便  
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爾。王源曰。天數會合。必非偶然。因  
命配畫歡。遂申繾綣。將曉同舟而至。王源之宮焉。

芙蓉女

王迥字子高。行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有客候君久矣。迥  
歸見庭際有一女子。靚粧盛飾。弄葢花陰。迥怪問之。答曰。少頃  
當奉君寢。迥疑其為妖也。正色遠之。女亦徐逝。至夕女復至。迥  
起避。女曰。妾以冥數當侍中櫛。君母避。因強歡事。迥見其情況  
狎昵。姿色艷絕。遂相與即枕席焉。後三日復至。迥與之合。固問  
之曰。汝何氏族。當實為我言之。女曰。我周太尉之女。名瓊媚也。  
自是朝去暮來。情好甚篤。一日出藥與迥服。又遺詩曰。

陰別陽精寶煉成。服之一日可長生。芙蓉闕下多仙侶。休羨  
人間利與名。

人間利與名

一夕迥夢瓊道服而至曰。我居處幽僻。君能一往否。迥喜而從  
之。但覺其身飄飄然。須臾至一殿庭。有女流道粧。百餘人。立庭  
下。殿上有美丈夫數人。朝服而坐。迥徐登樓。樓額題曰。碧雲深  
處。見軒楹皆依山。臨水。明日瓊來。迥語以夢。瓊笑曰。此芙蓉城

書仙女

曹文姬本長安妓女也。姿質瑩媚。翰墨精工。時人號為書仙。長  
安豪宦之子。輸金求為偶者。無美女曰。欲偶吾者。必先投詩。吾

當自擇有岷山任生投詩曰

玉皇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霞衣  
曾惹御爐烟。

女得詩大喜曰。真吾夫也。遂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每握手唱  
和。酌酒盤桓。荏苒五歲。後值暮春。相與送春花下。對飲題詩曰。  
仙家無夜亦無秋。紅日春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

同駕五雲蚪

吟畢泣曰。吾本天上書仙。以情愛謫居人寰。二紀。吾欲歸。子可  
偕行。俄聞仙樂飄空。見朱衣吏持一玉版。且曰。李長吉新撰白  
玉樓上成天帝。召汝寫碑。女與生拜命。遂舉步騰空。

西湖女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儀。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偃  
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穿竹陰而來。鳳意謂人家宅眷。將  
潛避之。女遽呼曰。君儀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

娉婷少女踏陽春。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  
虛度五秋霜。

鳳聽罷亦口占桃之曰。

意能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  
簫郎駕綵鸞。

女聽罷欣然起舞曰。予心子意。彼此相同。柰數未及期。五年後  
當守官錢塘西湖岸上鳳凰山傍。乃妾所居。有情不棄。千萬相  
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其舟泛湖。默念間

忽聞湖浦鳴柳。遙見一美人駕小艇。舉手招之曰。君儂信人也。隨泊舟相叙曰。妾乃西湖中水仙爾。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儂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一見賞心編卷之六終

新鐫全像一見賞心編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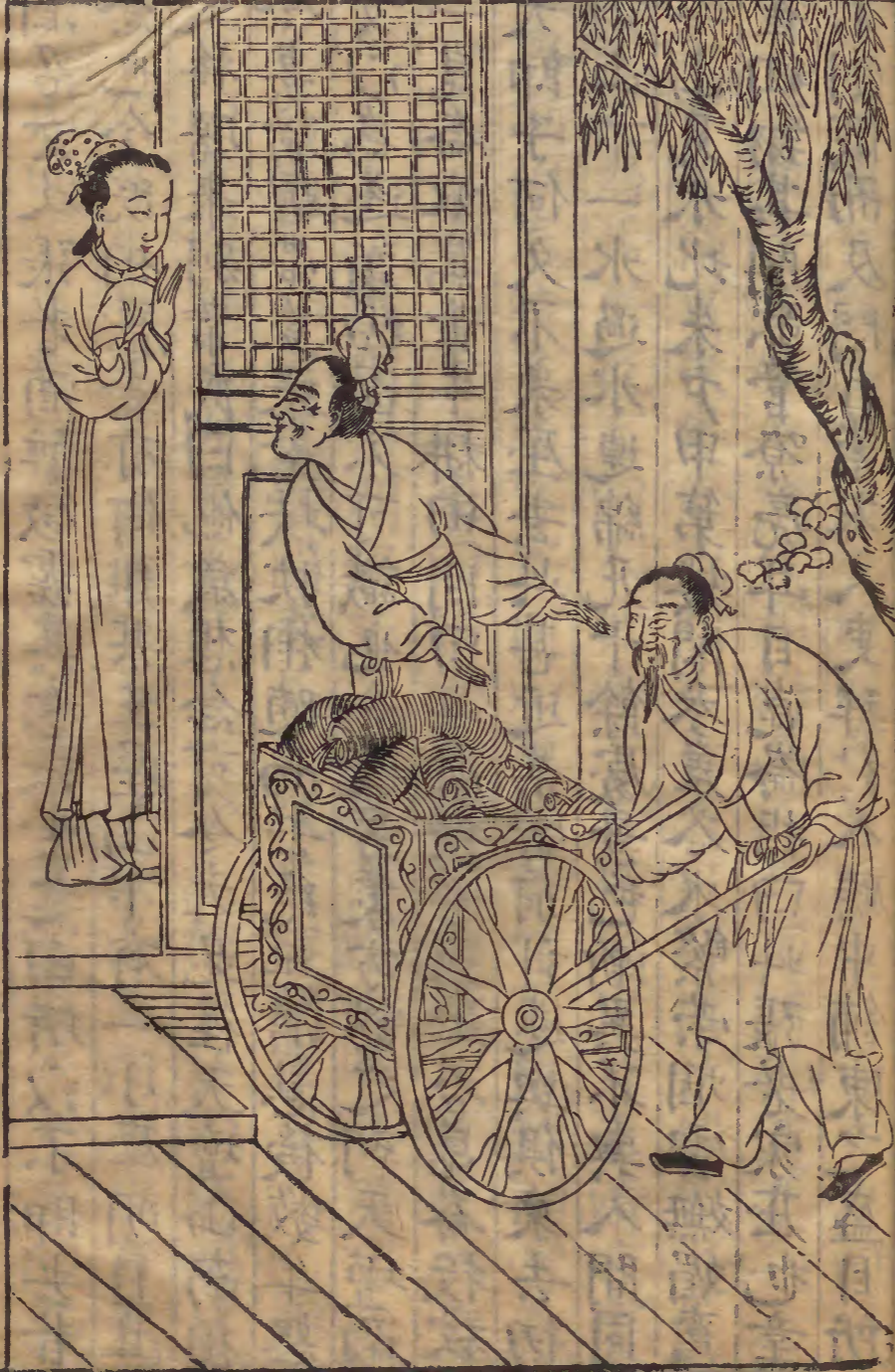
鳩茲洛源子曰編集

仙郎類

張老傳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常怒者。唐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秋滿。而來有長女。姿容俊麗。舉止端莊。有玉真飛燕之貌。有孟光共姜之德。其年既笄。召里媒媪。令訪佳婿。張老聞知。喜而候媒於常門。媪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既乃謂媪曰。聞常氏有女。將遣人求佳婿於汝。有之乎。曰。然。曰。吾雖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為求之。妻成。厚謝媪。曰。叟何不自量。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之敵體者。不少。叟非其匹。

納錢求婚



吾安能為叟一極酒乃取辱於常氏叟固曰試為吾一言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常氏大怒曰媪以吾貧輕我乃如是且常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常叱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常氏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娶常氏園業不廢負穢鏹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怒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柰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



怒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醉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  
恐有念也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日且  
歸耳天將曙來別常氏曰他歲想念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  
訪遂令妻騎驢帶笠張老扶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怒  
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蒙方訪之到天壇南  
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庄否崑崙投杖  
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庄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  
上一山山下一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  
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嫵媚鸞  
鶴孔雀細翔其間歌管嘹亮耳目崑崙指曰此張老家庄也韋  
驚駭不測俄而及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盛目所  
未觀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  
即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  
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拜儀狀偉然容色  
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虐  
焰又熾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畧梳頭即當奉  
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引入見妹於堂  
前其堂沉香為梁玳瑁帖門碧玉窓真珠薄階砌皆冷滑碧色  
不辨何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叙寒暄問尊長而已意  
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  
方曙張老與常生坐忽有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  
安得暮歸因曰小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

兄當憇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綠竹並  
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伎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  
去。望之漸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帝君在館。小青衣侍甚謹。  
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帝曰。獨  
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當到此。  
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慙慙傳語父  
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  
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比邱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  
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即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  
而歸。其家訝問之。或以為神仙。或以為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  
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許爾取錢。不持一字。此帽  
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用何傷。乃往揚州。入  
比邱。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常前曰。叟何姓。曰。姓王。常曰。張老  
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為信。王曰。錢固實有。帽果是乎。常曰。叟  
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自帟中。曰。張老嘗過。令  
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驗。因取看之。  
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其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  
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  
老庄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殊途。無相見期。又尋王  
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閑行瓊花觀。忽見張家崑崙  
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在左右。家中事無巨  
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今送與大郎。若阿郎

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卽且坐。某當入報。蒙方坐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座。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所在。

裴謏傳

裴謏。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辛勤採鍊。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謏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齋居。賤珍物而貴寂寞者。豈非覓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靈山之外。不免就死。孰與夫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聖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飲瑤池餐雲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為侶。且署金拖紫。圖形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謏曰。吾乃夢醒者。不復抵迷。敬伯遂歸。謏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拙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策戴笠。鼓掉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為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謏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內坐。握手慰問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庭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大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於有

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言顯宦，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况其勞苦尚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謔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夫或浮或沉，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凡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我與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尋吾於此，遂脩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閑，思謔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進，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重，蒼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籠，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劍佩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視之，乃謔也。裴慰之曰：塵界任官，久食腥羶，慙慙之火，熾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苦。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窓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佳饌，目所未覩。既而日將暮，命其僕促席，燃九龍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殊色，排座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為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簫，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其妻趙氏。

也。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筍投之。趙素善也。因令與座。妓合曲送酒。敬伯取座間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所奏。時時停趙以呈其曲。其歌舞皆雲韶九奏之樂。清亮宛暢。酬獻極歡。天將曙。乃召前黃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入。吾與敬伯昔有方外之交。憐其為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浮沉於生死海中。求濟不得。故命於此。一提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里。重復來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君將乎。宜就館。未赴闕。間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明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諸趙競怒曰。賤女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既辱姻聯。亦宜敬待。夫上以承祖考。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柰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則。蓋裴之道成矣。故以此相眩爾。其妻猶記裴言。具述之。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謂幻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為蛤。雉為蜃。人為虎。腐草為螢。蜣螂為蟬。鯢為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之外乎。

星精類

織女傳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几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珠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遙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上天織女星也。又無偶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敕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冰精玉華之簟。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寢。其襯體輕紅綃衣。帶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以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拭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即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閑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群仙。皆游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皆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只以感應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

為也。每去起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去。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枕一枚。畱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

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

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意甚激切。并有酬詩二首曰。

人世非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

又曰

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

自此而絕時。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三星傳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游不悛。遂於中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置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覆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撲斫塗墍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譴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竟所衣之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寢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播簷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裙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童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純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視

# 夫人臨館





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  
者及乳保皆其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  
悉欲潛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  
施屏帷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  
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  
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  
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  
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  
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頤  
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翼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  
更早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  
天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殺珍備果實豐衍非世所  
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拜  
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所重  
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今當令子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  
謝但以遇姝瘵業為憂夫人曰子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  
者令召孔尼父須臾尼父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尼父拜謁甚  
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學若其導之尼父乃命  
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  
既而尼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璫秘訣三  
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矣三子相  
視頓覺風度夷曠神情開爽悉將相之具焉其後姚使家僮饋

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帟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為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王子，既飲，則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為所見，不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 太白星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獮，鬣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似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餘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詣所，而風雨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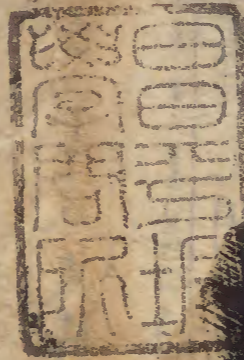
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嘆。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能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君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今君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以來。君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纖毫悔恨。我今誓脫君厄。然須損千餘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奇偉。見蘇四。即俯伏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即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言恐踏地。四即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爾等須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去。四即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大。及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鉄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躡。進退徼暴。遙見四。即戢毒。慄立。惕伏。戰懼。而拜。四即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齟齬。盡為戚施之類。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即曰。遵言我之故人。必不可取。夜叉等一齊叩地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活未分。今再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憐。暫遣遵言往。四即大怒。叱夜叉等。碎易崩倒者數十步外。須臾復言。四即曰。小兒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啞鳴而去。四即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杖等五十餘人。又列拜於四。

卽前四卽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且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  
七人。為追尊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卽有何術。回  
護某等。四卽曰。第隨我來。冀可免耳。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  
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卽遠到。某  
為所主。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迓。入館未安。  
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王者居。入  
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卽而拜。四卽酬拜。言詞唯唯。揖四卽升  
階。四卽亦微揖而上。回顧尊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  
殿淺陋。不足四卽居處。又揖四卽。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陳設  
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  
間有。食訖。王揖四卽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

書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卽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卽曰。可。  
女樂七八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王與四卽各衣便服。談笑有  
頃。四卽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答。四卽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  
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尊言良久。憤而復醒。尤在  
所隱樹下。與四卽及鞍馬同處。四卽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  
尊言曰。某受生成之息。已極矣。竟不知君履歷之由。某之一生。  
更何所賴耶。四卽曰。吾不能與汝言。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  
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尊言逐整轡。  
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尊言。尊言求  
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卽者。太白星精也。  
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尊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

君今已離此厄矣何必再問最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竟其處

一見賞心編卷之七終



攝而享國四十餘年

凝社之策以今

皇上歷年之永似效

歷年愈長則以為

朝中消分宰各藩而

皇上能羅此輩而清其利權乎我聞

皇上深宮燕坐能龍見雷聲乎聞

和有詩矣

皇上能慮周廣輪而心行天下乎聞

性理云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廣輪即輿地也

下筆宗一日

世宗一起而逐之乃

世宗欽天有頌矣

世宗歷覽輿圖而廢

賦曲桑勃大學沒養主聖無不至矣

今之了貴奇

